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七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 四四七八 次会议

2002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5 时 15 分举行

纽约

主席：	阿吉拉尔·辛塞尔先生	(墨西哥)
成员：	保加利亚	塔夫罗夫先生
	喀麦隆	贝林加·埃布图先生
	中国	王英凡先生
	哥伦比亚	巴尔迪维索先生
	法国	莱维特先生
	几内亚	法尔先生
	爱尔兰	瑞安先生
	毛里求斯	拉托纳先生
	挪威	科尔比先生
	俄罗斯联邦	拉夫罗夫先生
	新加坡	马布巴尼女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韦赫贝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内格罗蓬特先生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2002 年 2 月 20 日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02/184)

2002 年 2 月 20 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S/2002/182)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

下午 5 时 1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2002 年 2 月 20 日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02/184)

2002 年 2 月 20 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一文信 (S/2002/182)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巴西、加拿大、智利、古巴、埃及、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日本、约旦、马来西亚、摩洛哥、巴基斯坦、南非、西班牙、突尼斯、土耳其和乌克兰代表的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建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根据在第 4474 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我请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雅各布先生 (以色列) 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在第 4474 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我请也门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席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阿什塔勒先生 (也门) 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巴利先生 (阿尔及利亚)、卡帕格利先生 (阿根廷)、道斯先生 (澳大利亚)、乔杜里先生 (孟加拉国)、丰塞卡先生 (巴西)、海因贝克尔先生 (加拿大)、巴尔德斯先生 (智利)、

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先生 (古巴)、阿布勒-盖特先生 (埃及)、沙尔马先生 (印度)、法代法尔德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卡德赫先生 (伊拉克)、吉川先生 (日本)、哈迪迪先生 (约旦)、哈斯米先生 (马来西亚)、本努纳先生 (摩洛哥)、艾哈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库马洛先生 (南非)、阿里亚斯先生 (西班牙)、梅日杜卜先生 (突尼斯)、森吉泽先生 (土耳其) 和库欣斯基先生 (乌克兰) 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其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 2002 年 2 月 21 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信，信文如下：

“我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荣幸地请求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被邀请参加关于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

安全理事会以前在审议其议程上问题时邀请过其他联合国机构的代表。根据该问题上的过去做法，他提议安理会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按照第 4474 次会议是作出的决定，我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本次会议是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举行的。在这方面，我谨指出，我在 2002 年 2 月 21 日的第 4474 次会议上作为主席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安理会成员将很快根据秘书长的讲话举行辩论并提出新倡议。

鉴于安理会中发言者名单很长，我吁请各位发言者限制其发言不超过 5 分钟，以有效地利用安理会的时间。我相信我可以依赖你们的理解和合作。

我现在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发言。

吉拉尼先生（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向你和安理会成员表示，我们感谢和赞赏你们对我们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来审议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严重局势的要求作出立即反应。我还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在安理会的讲话及他为使各方返回谈判桌和结束局势不幸恶化所作的不懈努力和坚定承诺。

安理会的立即反应确认了该区域局势的极端危险和巴—以关系的持续恶化，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其领导人的正在升级的侵略。这一严重局势恐将把该区域推入全面的对抗和战争。

随着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局势的持续大幅度恶化，以及由于以色列占领部队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目前的袭击而继续上升的死亡人数和摧毁，国际社会有责任处理这一危险的危机。安全理事会应承担其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责任，采取必要行动纠正这一严重的局势。

以色列占领部队按照总理沙龙的指示，加紧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机构的血腥军事行动。就在过去几天里，以色列占领部队打死了 50 多名巴勒斯坦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并给巴勒斯坦公共和私人财产造成大规模毁坏。这包括袭击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在加沙市和拉马拉的正式官邸，并摧毁几座警察和安全设施以及巴勒斯坦电台和电视设施。同时，以色列占领部队多次袭击人口稠密的巴勒斯坦城市和难民营。这种袭击造成很多巴勒斯坦平民被打死和受伤，其中很多人 50 多年前被赶离家园，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之下几乎达 35 年。

自 2000 年 9 月 28 日以来，巴勒斯坦人民的由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和《世界人权宣言》确定的人权，受到公然侵犯。16 个月来，他们经受了以色列占领部队正犯下的持续和有计划的战争罪行和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这些罪行包括打死包括很多儿童在内的 900 多巴勒斯坦人，并使数以万计者受伤，其中很多人由于伤势严重而终身残废。以色列占领军还犯下了法外屠杀；摧毁住家、建筑、农田、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以及摧毁无数经济设施。同时，以色列政府命令加紧军事包围和对所有巴勒斯坦人和物品的移动自由的限制，实际上把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分割为无数拘留中心，同时继续对阿拉法特主席和 300 多万全体巴勒斯坦人的军事包围。

阿拉法特主席上星期重申他 12 月发出的关于立即和全部停止一切暴力行为的呼吁。当天，沙龙先生在对以色列人民的讲话中宣布：他打算利用以色列的陆海空武器和继续法外屠杀的政策而继续对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民族权力机构的血腥袭击并使之升级。除了所有这一切，沙龙先生决定在巴勒斯坦城市和村庄周围建立他称之为的缓冲区，以便将它们转变为班图斯坦和集体拘押监狱。他还决定建起一座城墙，将东西耶路撒冷分开，以期彻底孤立阿拉伯耶路撒冷和强行执行从北、南、东和西部的围攻。所有这些非法政策和做法极其危险并且是为了动摇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污辱他们和摧毁他们的民族特征。沙龙先生和他的政府应为这些行动和它们的危险后果及影响负全面责任。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的发言，我们认为他的发言是我们讨论的重要前奏。我们希望受其指导并以其为基础以便在本次会议之后能够通过得到安理会成员一直批准的行动以及能够促进减缓局势和使各方回到谈判桌上来。秘书长在其发言中表示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以及相信局势已经达到深渊的边缘，有可能使整个区域陷入战争。我们同意秘书长的关切并支持他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机制。

在其发言中，秘书长还表示了我们认为是国际的共识：巴以冲突不存在军事和安全解决办法，除了通过谈判进程政治解决别无他择。还存在着国际共识，即解决办法的核心取决于解决秘书长提到的三项关

键问题，即以色列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缺乏安全和经济匮乏。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必须以协调的方式予以解决。秘书长警告说，试图脱离政治问题，具体来说是脱离土地和社会经济问题来解决安全问题是危险的。如不能恰当地一揽子解决这些问题便将导致出现比现在更为恶劣的局面。

这里必须重申，沙龙先生从未掩饰其对最后解决办法的反对，他强行执行七天平静的条件，使得那些反对和平进程的人们有充分机会转移任何局势的平缓并返回谈判。这一条件正在强加给巴勒斯坦一方，与此同时占领军继续执行域外屠杀和袭击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行政当局及其安全设施。这些都是以色列一方所作的，其目的在于破坏执行米切尔建议和完成谈判进程的任何努力，特别是避免冻结定居活动的任何要求。

与此同时，沙龙先生企图埋葬米切尔建议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在找到商定和可执行的选择办法之前宣布这些建议已经无效。否则，国际社会便再次有可能表现出无助，无法迫使以色列执行国际社会已经通过和致力于的措施。不这样做的选择是，以色列单方决定能够或不能够接受什么，什么时候和如何执行以色列接受的，情况甚至更坏。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压抑的局面。

尽管在找到解决中东冲突办法方面表现出了悲观的态度和以色列及巴勒斯坦方持强硬立场，双方越来越确信，无论我们是现在，一年以后或是十年以后找到解决办法，解决这一冲突的前提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正如 1991 年在马德里和奥斯陆协议中所确定的那样，中东和平进程的基础是同一个解决办法。

这一解决办法的基础是结束以色列自 1967 年以来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和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同以色列国在安全和国际上承认的边界内和平安全共存。这是已得到国际共识的设想。这是布什总统所宣布和鲍维尔国务卿详细阐述并得到巴勒斯坦方欢迎的设想。现在所需

要的是以色列一方的接受，这里便存在着国际社会是否能够通过本理事会成功地承担起责任的问题。

拉托纳先生（毛里求斯）（**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组织这次关于中东局势的公开辩论。我们支持阿拉伯国家集团有关召开这次公开辩论的要求，不仅因为中东局势极其危险和令人吃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担心如果不为减缓局势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可能很快便会看到该区域发生一场全面战争。

我们完全同意科菲·安南秘书长在其上星期四向安全理事会所作的通报中所表示的观点和关切。我们对于局势的持续下滑仍然非常关切。在我们开会讨论中东问题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一年前已经非常接近达到协议，然而今天他们之间又是如此的遥远。

在过去数月内，暴力循环的势头和剧烈程度有所增加。暴力促进更多的暴力。仇恨和相互不信任现在广为扩散。自从 2000 年 9 月起义以来，已有 900 多名巴勒斯坦人和 250 名以色列人丧生。另外还有 17 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仅在上周内，暴力使 60 多人丧生。针锋相对地反应已成为中东危机日常特征。

我们谴责以色列一方的所有挑衅和暴力行径。我们还谴责来自巴勒斯坦边缘集团的所有恐怖行径，这些行径在继续危害着巴勒斯坦事业。我们还哀悼所有流血的受害人。似乎生命已丧失其意义。特别是当我们听到有报道说，一位怀孕妇女在以色列哨所遭枪击。在此背景下，我们看不到任何减缓的希望。在暴力循环日益广泛的同时，有可能丧失更多的生命。如此严重的痛苦令我们担心局势可能导致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它几乎无法使各方恢复理智。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以色列领导层似乎竭尽全力破坏和平进程，手法从更加严厉的经济封锁到占领巴勒斯坦办事处和各种法外谋杀。鉴于以色列当局最近试图通过将阿拉法特主席软禁近三个月从而使他靠边站的作法，我们确信，以色列的确需要和平并缔结

政治进程；尽管他们在周末期间采取一些有限步骤以部分缓解对他行动的限制。

国际社会三番五次地指出，军事解决中东危机是不可能的。然而以色列以保卫其人口为借口一味采取军事行动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进一步镇压。以色列在炫耀其实力，丝毫不顾国际社会就采取克制发出的呼吁。这进一步加深了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绝望感。

以色列军队在几天前袭击了阿拉法特主席在加沙市的营地，杀死了他的四名军事助手。然而，不容置疑的是，阿拉法特主席是巴勒斯坦斗争的象征，他是唯一有希望的对话者和和平伙伴。任何企图从肉体上消除此象征的努力，不论是蓄意还是以其它方式只能点燃整个中东的火焰并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因此，我们强烈敦促以色列当局迅速审查其针对阿拉法特主席和巴勒斯坦的政策。

我们完全赞同安全理事会的评价，即首要问题仍然是占领、安全、经济剥夺和痛苦，所有这些因素都彼此相连。还应当特别指出，安全侧面如果不同核心政治问题一同解决也无法获得解决。如果一方不仅不愿意作出任何放弃，而且想得到他能得到的一切，和平根本无法实现。我们已听说以色列后备役军人拒绝在被占领土服役的报道。我们只能希望他们的行动能打开以色列当局的眼界。

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日益增长的国际认同，即只有通过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 和第 338(1973) 号决议、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国和平共处的巴勒斯坦国家和两国共享安全和共同承认的边界才能永久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我们认为这种日益增长的认同是寻求中东和平的非常重要的步骤，安全理事会在此方面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里求斯完全支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并认为此举是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的唯一可实现进取的步骤。巴勒斯坦人民需要的是一个他们能称为自己的国家。不能剥夺他们的这一权利。在此方面，我们认为

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最近提出的建议包含若干值得认真仔细思考的优点。

在过去的 18 个月当中，我们目睹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表现的根深蒂固的仇视和不信任感情。我们继续认为第三方有必要介入以保护实地平民并协助双方实施米切尔委员会建议和特内安全方案。

数月来，实地的许多主导者力求结束危机并重新开始谈判，成绩并不显著，另人遗憾。虽然我们呼吁他们保持充分介入并继续努力打破僵局，我们没有时间等待安全理事会就中东日益恶化的局势不采取行动和停顿的作法。

我们所倾向的作法是，安全理事会在宪章下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责任根本不适用于中东危机。我国代表团全然不能接受这种作法，我们认为联合国在中东问题上负有永久责任，直至它得到圆满解决。更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应具有预期能力以便保证其自己有关中东的各项决议得到实施。现在就应该采取行动，不致使和平进程被彻底破坏，使它无法获得扭转。

莱维特先生(法国)(以法语法语)：法国完全赞同西班牙常驻代表下面将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组织了这次关于中东局势的公开辩论，它是应巴勒斯坦人的合法和完全正当的要求进行的；此要求由也门大使代表阿拉伯集团转达。

法国认为，安全理事会依据它在《联合国宪章》下的职责就当前局势举行辩论和表达观点是正常和不可少的；因为它显然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秘书长上星期四的发言表达了智慧和理智。安理会有迫切必要支持他勾画出的途径。

最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冲突的升级非常严重。就象秘书长上星期四强调的，各方处于全面战争之深渊的边缘。死伤人数持续上升：从 2000 年 9 月以来已经有 977 名巴勒斯坦人和 279 名以色列人丧生。这一代价使人不能容忍；两败俱伤。法国对生命损失感到悲叹，并同情遭受痛苦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人口。他们是这场暴力恶性循环和无望实现和平的首要牺牲品。

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就以下两点的判断是一致的：第一，不可能军事解决冲突。过去几天局势的急剧恶化残酷地说明使用武力、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愚蠢。第二，各方需要国际社会协助以摆脱暴力陷阱而不致落入其中，以便重新开始真正建设性进程。当然，这要假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具有恢复直接对话的共同政治意愿，缺少这种意愿任何外界努力都是徒劳的。

一年多来一直奉行军事报复的政策，而诉诸暴力不会有任何结果。暴力不会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它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陷入难于忍受的生活境地。必须以最大精力继续反恐怖主义的斗争，但是它必须伴随着同样有力的寻求政治解决的努力。和平和安全相互依存。这是伊扎克·拉宾采取的勇敢途径；这也是秘书长在安理会采取的途径。

在没有重新开启一种符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合法渴望的政治前景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持久停火。对以色列人来讲，它意味着完全承认它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生活在和平和安全之中的权利。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意味着建立可自行生存、独立和民主的国家以及结束对其领土的占领。

和平进程只能在伙伴之间进行。摧毁巴勒斯坦权利机构的基础设施同要求它承担恢复安宁的责任背道而驰。以色列也可以在停止法外处决等挑衅行径和解除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的助长暴力循环的种种限制方面发挥作用。阿拉法特主席必须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当务之急是重建已经消失的政治轨道，并在整个中东重新发起对话和谈判的真正政治进程，以期在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基础上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和平解决，并适用以土地换和平这一关键原则，该原则自十年前在马德里开创和平进程以来一直是该进程的核心。

必须重新启动政治力量，使各国人民对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再次抱有一线希望，正是这种信念促使欧洲联盟特别是法国提出意见。正如安理会所知道的那样，这些意见包括，一方面，以和平议题为核心在巴勒斯坦境内举行选举。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巴勒斯坦国，以此作为谈判进程的出发点。这两个提议都是密切相辅相成的。一方面，证实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都信奉和平进程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要使以色列重新认识到，巴勒斯坦阵营中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和平，而且存在着负责恢复谈判的机构。

我们非常清楚，这两个提议提出了非常敏感的执行问题。当然，在国际监督下举行公民投票——根据特尼特计划和米切尔报告的各项建议——意味着双方都采取步骤建立有效停火并恢复信任。这些措施应导致以色列军队撤回到它 2000 年 9 月以前驻扎的位置，并解除各种限制。我们的构想是对目前思考的一种贡献。关键是要重新动员两阵营中的和平支持者，并摆脱暴力循环。

在这方面，法国完全支持以色列副总理西蒙·佩雷斯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主席阿布·阿拉所作的大胆和负责的努力。这些努力应该得到支持并应继续进行下去。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我们赞扬并鼓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和平支持者最近提出的各项对话和非正式交流倡议。我特别想到在亚西尔·阿贝德·拉博、萨里·努塞贝、约西·萨里德和尤斯·贝林周围会晤的两组人员。我还要忆及以色列议会议长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主席的和平倡议，该倡议为两国人民当选代表之间的对话开辟了道路。

大家的努力和意见都很有必要并十分有益。首先，法国及其一些欧洲伙伴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特别是阿拉伯世界——提出的意见都可发挥重要作用，并可以作出有益的建设性贡献。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的两个国家——埃及和约旦——也参加了耐心的建设性外交努力，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鼓励。另外，沙特阿拉伯王储也提出一些特别有趣的构想，对沙特阿

拉伯的参与必须表示欢迎。我们希望所有这一切将取得成果，并将在阿拉伯世界中得到广泛支持。

当然，美国自马德里会议以来一直是和平进程的发起国，它的参与至关重要。我们希望美国将十分积极和果断。这项工作如果同所谓的“四方”其他成果即联合国、俄罗斯和欧洲联盟协调进行就会更加成功。

最后，什么是对安全理事会的期望？听了巴勒斯坦代表的发言——我相信不久还将听到以色列代表的发言——我认为今天似乎出现了一个机会，人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进行集体建设性努力，以便使安全理事会能够通过一项案文，为持久停火和重新启动真正的和平进程作出贡献。法国随时准备坚定地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

巴尔迪维索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天上午对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审议是在人们对实现谈判政治解决可能性感到普遍失望的气氛中进行的。在过去 16 个月中，被占领土和以色列的局势陷入了一种不断升级的暴力循环，似乎没有任何出路。

以色列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巴勒斯坦人民过度使用武力，并有选择地进行谋杀，这些做法对和平事业毫无助益，也没有解决以色列人民的安全问题。同样，巴基斯坦极端主义团伙的恐怖主义攻击不分青红皂白地波及以色列平民人口，无助于解决巴基斯坦领土占领问题，也无助于巴勒斯坦人民的经济需要。

我们同其他人一样也想知道制止暴力循环上升的途径何在。当然，我们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它们将通过其行动和疏忽确定政治解决的可能性。但在这样说时，我们必须同以往一样重申，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国际社会可以促使双方重返谈判桌并为此作出有效贡献。

因此，各方的责任十分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同意秘书长表达的观点，他吁请各方重新对马德里和奥斯陆原则作出承诺，并恢复真正的政治对话，以便公

平和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在这方面，哥伦比亚认为，试图削弱阿拉法特主席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权威的任何策略只会有利于极端分子并使我们更加脱离共同的和平目标。我们在申明这一点的同时深信阿拉法特主席能够 and 必须为停止恐怖浪潮作出更多的努力。

我们认识到不存在实现解决的魔法。尽管如此，我们一方面有特耐特计划，内载能够减少暴力的公式；另一方面我们有米切尔报告，其中有可能返回谈判桌的基础。双方对得到国际广泛支持的这些行动的行进图的承诺将使它们能够同时和共同讨论政治进程、恢复安全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经济复苏和发展。

国际社会也要履行职责。近几个月来，安全理事会成功地把中东问题列入其经常工作方案，放弃了我们所熟悉的对该项目的零星的审议，这种零星的审议毫无道理地使安全理事会远离一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哥伦比亚坚信，安理会的行动同在中东有影响的其他国际行动者的行动应当尽可能联系起来和协调进行，其基础是明确和共同的目标，包括最终宣布一个巴勒斯坦国、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和第 338（1973）号决议和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

我们认识到在国际一级已提出了有希望的倡议，包括沙特阿拉伯最近的倡议。哥伦比亚支持这种努力并欢迎可能帮助打破暴力循环和创造有利于恢复谈判的条件任何倡议。

我们应当支持由美国、俄罗斯、欧洲联盟和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组成的所谓的四方活动可能产生的区域或其他倡议。我们鼓励国际社会中进行参与的这些行动者作出不懈努力，同安全理事会携手寻找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法。

拉夫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对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目前的升级深感不安。尽管国际社会为解决这一冲突而作出了努力，但是未能取得积极的突破。此外，暴力获得了它自身的逻辑，

其结果在质量上形成了新的和更加危险的形式。打破对抗的循环将有利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真正利益。不可能依靠武器的力量来解决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

摆脱僵局的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双方立即采取对应措施，首先是立即执行特耐特—米切尔计划。在巴勒斯坦方面，需要停止威胁以色列安全和平民生命的任何行动，逮捕和审判所有参加恐怖活动的人。就以色列而言，它必须停止摧毁巴勒斯坦民族自主机构的建筑，结束对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的孤立，停止其法外暗杀、对巴勒斯坦城镇的入侵和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封锁。

俄罗斯呼吁双方立即和无条件地采取这些措施，各让一步，结束暴力和恢复谈判进程。为了消除恐怖主义和创造安全的条件，以色列必须同以其合法领导人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合作。

也必须加强解决危机的国际努力，使局势回到政治轨道上来。联合国、俄罗斯、美国、欧洲联盟和感兴趣的阿拉伯国家采取进一步的一致行动也是同样重要的，包括新的和平倡议。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了解到克服这些负面事态的必要性。一个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平联盟的代表团目前正在莫斯科，其成员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知名政治家和议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政治家要努力重建信任的决心值得我们的尊重和支持。

俄罗斯将同所有感兴趣的方面密切合作，继续坚定地努力确保在第 242（1967）和第 338（1973）号决议的基础上；在马德里会议原则的基础上，特别是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以及在现有的协定基础上，全面解决中东冲突。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在以色列和区域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平等安全的基础上建立持久的和平，确保巴勒斯坦人民享受其民族权利，包括其自决权和建立一个可行的主权国家的权利。

瑞安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爱尔兰完全赞同西班牙代表不久将代表欧洲联盟进行的发言。

我国政府对中东最近暴力的升级深感痛心。我国政府毫无保留地谴责所有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动。我们特别谴责杀害平民和危害平民生命的行动。这种行动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是绝对没有道理的。

一度充满希望和前途的和平进程的光芒已经黯淡。暴力行动、报复和反报复的循环、极其狭隘的政治小动作，经常看来是家常便饭。我们不能允许中东和平进程一度带来的希望和前途自行消亡。历史的命运驱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一起。医治创伤与和解是唯一的前进方法。目前的退化、仇恨和怨愤的循环是死路一条，只会拖延命中注定的日子的到来，到那天，两个人民将能以真正勇敢和富有想象力的政治行动生活在一起，医治创伤和实现和解。

到现在所有人都应能够清楚地看到，通过恐怖主义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暴力，或通过军事行动将不会找到解决办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已经受够了苦，现在是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当局采取它们各自都知道它们必须采取的措施的时候了，以使它们的人民的苦难能够结束。

巴勒斯坦权力当局必须大力和有效地采取行动结束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行动不仅本身是错误的；它们还将延长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同时也不会使他们的合法愿望早一天实现。象已经充分证明的那样，恐怖主义行动给那些在以色列方面的过去希望阻止和平进程，而现在希望阻止和平进程的恢复的人最好的借口。

以色列政府也必须接受以下事实：过度使用暴力、司法外杀人、对巴勒斯坦权力当局的机构和基础结构发动袭击、集体惩罚，包括摧毁房屋、经济封闭以及使巴勒斯坦人陷入严重贫困等作法不仅本身是错误的和严重不公正的，而且永远也不会带来以色列人民所希望的和平与安全。相反，这些行动将加深为推动和保持恐怖运动所必要的怨恨和疏远。我们在此

提请注意持续的定居点活动在过去产生的，并继续对和平进程产生的有害影响。

一个和平进程涉及到伙伴关系。每一方都无法选择它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伙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选择。巴勒斯坦人除了与由阿里尔·沙龙总理领导的以色列的民主选举政府打交道之外别无选择。同样，只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当局及其合法当选的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能够在和平进程中代表巴勒斯坦人民。阿拉法特主席由于其活动受到限制而至今已有几周无法履行其职能。实行这样的政策不会增加以色列的信誉。这种作法被国际社会看作是报复性的。它显然是有害无益的，应该立即结束。

和平进程中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即使作为伙伴的另一方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对手，但仍然需要采取行动帮助它执行那些为促进和平进程所必要的属于它的一方的任务。伙伴关系意味着理解另一方所面临的政治和其他困难。伙伴关系意味着尽管有不可避免的挫折仍然努力取得进展。在奥斯陆建立的伙伴关系就是这样一种伙伴关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表明，他们能够保持和发展这种伙伴关系。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曾经经历了很多危机而继续保持，但最后不幸脱轨。

目前显然不存在恢复和保持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必要伙伴关系的最起码的信任。为恢复这种信任，需要有国际社会的持续和协调一致的参与。上星期四，安南秘书长说，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有必要与有关双方一致努力争取实现一种公正、持久和全面的和平解决。

爱尔兰完全同意秘书长的意见。我们在本安理会的非公开和公开审议中一贯表明，安全理事会确实可以发挥作用，它应为促进和平进程而慎重和平衡地发挥这种作用。它有权对实施其本身的决议持有自己的看法，并应该得到听取。象秘书长所说的那样，它应该与当事方本身，以及与其他有关各方，特别是包括欧洲联盟的“四方”成员作出一致努力。欧洲理事会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先生目前正在该区域，与其

他方面一道努力帮助有关各方结束暴力的循环和再次承诺走政治谈判的道路。

秘书长还提到一些方面所提出的新思想和有想象力的新主意。爱尔兰同意他的以下看法：这是应该欢迎的，并应由国际社会迅速和透彻地考虑这些新主意。在这些新主意中占突出地位的是据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所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应该得到当事方和所有参与调解的各方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最认真的考虑。从副总理佩雷斯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主席阿布·阿拉持续进行的接触中也产生了一些新想法。

这些新想法将促进发展一种为减少暴力和回到谈判桌旁所必要的政治局面。我们在去年 12 月在此讨论中东问题时，所有代表团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实施特尼特协定和米切尔报告，因为这两者有可能指出一条回到谈判桌旁的道路。然而，虽然在阿拉法特主席 12 月 16 日的讲话后出现了暴力的大幅度减少，但最终证明不足以开始特尼特和米切尔进程。当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就象秘书长所说的那样，需要有更多的行动，而不仅限于对如何执行特尼特和米切尔进程进行讨论。

政治和安全方面，以及经济方面的进展必须平行进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不是在一个政治真空中存在。它的存在主要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愿望——合法愿望——遭受了挫折。

我们所有人都同意，减少暴力是最紧迫的优先事项。但同时应该向巴勒斯坦人民表明他们可以期待什么样的政治未来并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回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路上。指出这一点并不会削弱减少暴力这个最优先事项。这将会加强那些努力阻止恐怖主义和结束武装起义的人的地位，它将会削弱那些宣称巴勒斯坦的民族愿望更有可能通过对抗而不是通过谈判来实现的人的地位。

内格罗蓬特先生(美国)(以英语发言)：美国对中东的最近事态发展深感不安。我们正在加紧努力以

使双方从对抗退回一步，并朝着将会减轻苦难和建立政治解决的基础的那种合作向前迈一步。除了直接参与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在过去几天中，科林·鲍威尔国务卿与阿拉法特主席、沙龙总理、安南秘书长、欧洲联盟高级代表索拉纳、阿拉伯国家元首以及今天在这个会议厅中有代表的一些国家的外交部长进行了谈话。

在这个会议厅中对以下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必须改变目前的局势。解决办法存在于处理这个问题的所有三个方面：政治、安全和经济。我们对这场冲突的有关各方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有一个设想，我们正在努力实施那些最有实现这种设想的现实可能性的那些措施。

我国政府已经在最高一级表达了这样一种设想：一个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国在和平与安全中相处。这是美国的外交努力所争取的目标。我想指出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所发表的看法对该区域的政治前景所作的积极贡献：以色列与所有阿拉伯邻国之间的真正和平，这种和平产生于以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以及以土地换取和平原则为基础的一种全面和平。

若干阿拉伯国家对这些意见的公开支持也是重要的。布什总统今天上午与王储阿卜杜拉交谈，转达了我们愿同沙特阿拉伯国王密切协作争取中东和平的愿望。布什总统赞扬王储关于一旦达成全面和平协定后实现阿以关系完全正常化的意见。

我们如何帮助各方实现他们的目标？曾经设法解决这一问题的人都得出同一结论：恢复真正谈判的道路必须从安全开始。没有有效的安全合作，这一前景将仍然仅仅是向往而得不到的前景。但是，这条道路不能以安全为截止。正如政治进展离不开有效的安全合作，如有真正政治进展的前景，实现持续的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大。

我们面前的挑战是如何推动双方从现在的立场发展到一种能带来富有成效的谈判的关系。极端份子

仍然决心破坏该地区的和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必须帮助铲除他们所构成的威胁，他们不仅对以色列人构成威胁，而且他们也威胁到他们自己人民争取一个安全的未来的正当愿望。

安全不是单方向的，以色列也必须履行它的义务。阿拉法特主席需要有组织力量来落实他的指示。以色列对负责预防暴力和恐怖的巴勒斯坦治安机构采取行动结果适得其反。美国期望双方帮助创造一个有利于进展的环境。

然而，我国政府现在不仅仅要求在安全方面采取行动。我们正在努力使双方一起讨论，避免哗众取宠，寻找切实办法解决它们的分歧。上星期五双方之间的会谈是积极的，这些讨论今天还在继续。

我国政府打算鼓励双方执行米切尔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米切尔这一手段，双方仍恢复平静，重建一定的信任——相互信任和对进程本身的信任——以重新开始一场真正的政治对话。米切尔建议中确实有一个政治背景，这些建议的目的是要导致一个政治结果。我们希望这一结果能体现布什总统和鲍威尔国务卿构划的前景。

我们的方针中的第三个因素——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也不次。我国政府十分关切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局势不断恶化。在沙龙总理访问华盛顿时，布什总统强调了这一问题。除了我国长期的援助方案外，我们正在执行一项 1.3 亿美元的应急方案，其中包括为卫生项目和就业项目提供资金。我们还在执行两亿多美元的长期基础设施项目，帮助向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提供干净的水。此外，我国也是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的最大捐助国，今年我们将向该组织提供 8 800 万美元。

我在发言开始时强调我们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局势不断恶化的关切。我们正在设法寻找最佳办法扭转这一恶化。实际上，安全理事会现在采取行动不能解决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问题。

秘书长英明地指出，虽然局势暗淡，但是目前事态发展的趋势并不是不可扭转的。我们同意。美国决心帮助双方朝前进展。我们想而且希望尽快让辛尼将军重新返回该地区，只要情况适当。我们请安理会负责地履行其任务，适当考虑有关所有各方的利益，促进和平的事业。

科尔比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中东和平进程正面临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挪威极端关切几个星期来暴力急剧升级。目前的事态发展正威胁到1993年签署《原则声明》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挪威强烈谴责巴勒斯坦恐怖份子的袭击，包括使用卡萨姆火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必须坚决打击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捣毁恐怖组织网络。我们欢迎逮捕谋杀以色列部长泽维的嫌疑犯，认为这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

阿拉法特主席12月16日讲话后，安全局势并没有改善。挪威非常遗憾，以色列没有利用这一积极势头。以色列轰炸巴勒斯坦城市和机构，造成自从和平进程开始以来空前严重的死亡与破坏，是不能接受的。这些以色列军事行动与军事、安全和警务需要不相称。挪威看不到这些袭击能带来更大的安全。

挪威相信，双方现在必须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暴力升级。这些措施包括如下：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必须尽最大努力制止巴勒斯坦恐怖份子的袭击。继续发生恐怖袭击是不能容忍的。

以色列必须停止对巴勒斯坦基础设施的袭击，停止入侵A地区，撤出它的武装部队，完全取消对阿拉法特主席的软禁，停止定目标杀人，取消关闭措施，并把欠巴勒斯坦人的增值税交给巴勒斯坦人。

必须立即恢复严肃的政治对话，目的在于结束中东冲突和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以及《奥斯陆协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可行的巴勒斯坦国。

必须立即、无条件地执行特尼特计划和米切尔建议。

必须增加对巴勒斯坦人的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以减缓日益困难的经济和社会形势。国际社会以及安理会必须团结一致要求立即执行这些措施。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今天似乎在激烈搏斗，但却没有退出的战略，这是不行的。结束敌对行动的最终责任继续在于双方本身。与此同时，安全理事会必须协助双方达到这一目标。挪威准备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奥斯陆进程的目的在于结束占领，为以色列创造安全。我们仍然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必须立即开始一个政治进程。在这方面，挪威认为沙特阿拉伯提出的非正式建议的确非常令人感兴趣。挪威强烈鼓励进一步探讨这些想法。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两个工作天之前，我们听取了秘书长的讲话，讨论了他所说的话，其后于今天晚上交换意见，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形式。秘书长差不多已经说出了联合国每个会员国所能接受的共同点。因此，我们可以在他所述办法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工作。

这些会议是在中东地区暴力和绝望情绪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举行的。西班牙晚些时候将代表欧洲联盟发言，非常清楚地说明我们大家感到必须紧急开展努力，以结束暴力。正如瑞安大使在他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最近双方都缺乏勇气和想象力。我们都知道，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恢复对话和谈判。欧洲联盟的发言清楚阐述了每一方为结束暴力和恐怖主义而负有的确切义务。

我们的目标仍然是以建立两个国家为解决办法：一个以色列国和一个可独立存在的巴勒斯坦国，双方都在公认的边界内安全生存。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最近的讲话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目标。他提出的使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关系实现充分正常化的构

想是非常值得欢迎的。我们希望，该区域其他国家将在此基础上作出进一步贡献。

只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展开谈判，导致在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和第 338（1973）号决议以及以土地换和平原则的基础上公正、最后和全面地解决冲突，才能结束占领。当事方必须将重点放在为这些谈判的成功创造条件方面。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它们同时履行它们在特尼特计划和米切尔委员会报告中所接受的义务。

但是，联合王国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目前，光靠当事方自己是不可能回到和平道路上的。随着暴力的升级和起义的持续，相互信任和暴力已经消失。因此，我们欢迎并鼓励秘书长及其特别协调员、美国政府、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和俄罗斯政府以及该区域和实地其他地区的人们保持努力，继续坚信和平能够而且必须实现。联合王国将始终是其中的一个积极成员。

我们仍然认为，安理会要想有效地采取行动，就必须发出一致的声音。对安理会成员迄今在这次辩论中所作的讲话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存在着广泛的共同点。我们必须发挥我们的适当作用并予以扩大。此外，国际社会必须以一个声音说话。我们都必须始终把将主要精力放在敦促当事方履行其结束暴力并返回谈判桌的责任方面。

法尔先生（几内亚）（**以法语发言**）：今天是安全理事会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第三次举行会议。这表明，正如秘书长所说的那样，中东局势仍极其不稳定，它要求我们带着决心，以明确的目标来处理这一问题。在此，我要与先前的所有发言者一道表示我们关切目前的局势。我们都同意认为，目前的局面使以色列居民和巴勒斯坦居民每天面临无休止的暴力和反暴力循环。

在该区域，日复一日地发生众多不幸和疯狂的破坏、无谓的攻击和无目标的爆炸，其目的完全是为了使冲突当事方偏离和解、对话、谅解与最后和平的道

路。几内亚代表团深为关切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局面。我们重申，盲目实施暴力以及肆无忌惮地无视国际人道主义法基本原则只会导致混乱。我们明确谴责这些行为，它们没有任何政治或道义上的理由。几内亚敦促当事双方放弃对抗，从而保护恢复谈判的最后机会；因此有必要迅速实现持久的停火。

以色列必须停止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停止封锁巴勒斯坦自治区；它必须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软禁。最近允许他在拉马拉地区以内相对自由地行动是不够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必须恢复他的所有权利和充分行动自由。以色列也必须撤出巴勒斯坦自治区，必须放弃纯军事的政策。

同样，哈马斯和其他集团必须停止对以色列平民的自杀攻击。

正如各国际机构，尤其是安全理事会一再重申的那样，结束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唯一可行途径是停止敌对状态、恢复更良好的心态以及在第 242（1967）号和第 338（1973）号决议以及米切尔报告所提建议的基础上迅速恢复谈判。否则，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将进一步陷入僵局，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战争，从而危害到中东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为了奠定新基础以寻求公平地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我国代表团赞成能够加强中东和平进程的任何新倡议，例如阿卜杜拉王储最近提出的倡议，因为在目前局势中，我们不应忽略任何可以帮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找到公正与持久的冲突解决办法的途径，从而创造以色列与其所有阿拉伯邻国之间的真正和平。这场冲突已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长期敌对。

塔夫罗夫先生（保加利亚）（**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表示，保加利亚完全赞成西班牙代表将以欧洲联盟名义而作的发言。我要以我国代表的名义作几点简短的评论。

保加利亚与其他代表一样，对中东暴力的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最近的袭击清楚地表明，我们正在目睹实地局势的空前恶化。暴力的升级已经导致人类生命

的损失，我们对此深表痛惜。制止造成死亡的这一升级的紧迫必要性是明显的。

正如我们曾有机会在安理会面前所指出的那样，保加利亚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应当通过有关各方之间的直接谈判，在第 242（1967）号和第 338（1973）号决议的基础上，并根据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加以解决。

我国呼吁立即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恐怖主义行径。我们也呼吁停止经常过度和无益的报复行动。我们充分支持秘书长呼吁冲突各方停止对抗和相互指责，并回到谈判桌上来。绝对至关重要，各方开始毫不拖延地执行米切尔委员会和特尼特计划的各项建议，以便达成持久的停火。这将有助于减少暴力并恢复重振和平进程的条件，即已经严重恶化的条件。这些条件之中的最高优先无疑是安全问题。甚至起码的安全也会使政治进程取得成功。没有必要指出被占领领土上经济条件的重要性，目前的经济条件是令人痛惜的，必须得到明显的改善。

保加利亚充分支持“四方”的努力，并且我们呼吁各方努力遵循正在不懈争取解决中东问题的那些国家和组织的代表所提的各项建议。我国特别重视欧洲联盟旨在寻求解决这一复杂和危险局势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充分支持 2002 年 2 月 20 日发表的欧洲联盟主席团关于中东的声明。

保加利亚欢迎以色列政府愿意与沙特阿拉伯讨论其关于和平解决中东冲突的设想。在这方面，内格罗蓬特大使刚刚为我们提供的关于与布什总统接触的信息在我们看来特别令人感兴趣。

保加利亚准备在安理会里工作，以便安理会所有成员能够找到理解中东问题的共同点。正如格林斯托克大使刚才所指出的，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安理会的讲话以及各国代表团迄今所作的发言使我们可以希望在安理会里能够找到理解的共同点。

韦赫贝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表示最真诚地感谢

你迅速对阿拉伯集团的请求作出回应，召开安全理事会的本次会议，审议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极为危险的局势，并在这方面采取必要的行动。

请允许我重申我们感谢秘书长在先前公开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表明对被占领领土事态发展的看法。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的严重恶化，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基础设施的侵略令人震惊的升级——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天里——构成了对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 1949 年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公然违反。这些行动也违背安全理事会关于阿以冲突的各项决议。以色列占领军犯下了一系列罪恶行径，每天造成数十人的死亡和受伤，自起义开始以来，已有大约 1 000 名巴勒斯坦人受难，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受伤。此外，还推行包围、饥饿、破坏以及杀害儿童、老年人和妇女的政策，另外还有毛里求斯和巴勒斯坦代表所提到的事情。

以色列残暴地利用国际社会在 9 月 11 日之后打击恐怖主义的意愿。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似乎其他人不是在打击恐怖主义，它试图把对占领的抵抗、自卫以及捍卫土地和尊严说成是恐怖主义，从而违背国际法原则和世界伦理道德。以色列正试图掩盖其正在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种族灭绝战争。很自然，以色列国内和国外对沙龙先生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的批评正在增加：这项政策违背各种法律。具体地说，以色列政府每天都在进行屠杀，体现出目前以色列统治阶层的歇斯底里。

事件证明，仅为以色列实现安全是一个神话，因为必须为所有人实现安全。不能在没有奠定其基本基础——和平——的情况下实现安全。现在缺少的正是和平。

对这种方法的不满情绪体现在许多以色列正规军和后备军军官拒绝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服兵役。我引述一名以色列军官说的话：“根据所有国际标准，

占领做法是战争罪。正在巴勒斯坦地区犯下暴行。控制 300 万正在挨饿并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人是难以置信的。这是难以置信的。”

如果目睹这些事件的这名以色列军官起来反抗并且表达这种愤怒，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期望从正遭受饥、不公正、镇压和占领及其所有消极方面的巴勒斯坦人民那里得到什么？国际社会期望巴勒斯坦人民做什么？巴勒斯坦人民难道没有权利反抗和抵抗占领以便恢复其权利和收复其土地？这是庄严载入《宪章》和安理会决议的一项正当权利。

正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发生的一切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领土的占领。在这一方面，以色列好象还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杀戮引起杀戮，暴力只会引起暴力和破坏。破坏只会导致破坏。占领只会引起抵抗。这是正当的抵抗。不为该地区每个人实现充分的、全面的、公正的和平，安全就不会实现。

鉴于这种阴暗的局面——以色列政府变本加厉地暗杀巴勒斯坦公民和领导人，破坏巴勒斯坦基础设施和机构，沙龙政府每天进行大屠杀（我就不在这里一一例举了），企图加强种族灭绝战争和种族清洗，以及这些做法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影响等等——根据《宪章》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的安全理事会必须首先谴责和指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持续不断的侵略。

第二，安理会必须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土的侵略行径，放弃其包围、暗杀巴勒斯坦公民和领导人并使其挨饿的政策，以及恢复谈判，以期实现公正、全面的和平。

第三，安理会必须要求以色列执行所有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并且不免除以色列遵守联合国决议的义务。

第四，安理会应该强调，《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被占阿拉伯领土。

第五，安理会应该要沙龙政府对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负全部责任。我们应该在这一方面勇敢无畏。

第六，安理会应该重申其特别在第 465（1980）号决议中提出的关于以色列在自 1967 年以来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定居点政策的明确立场。

第七，安理会应该强调，以色列必须遵守马德里和平进程。这一进程得到国际社会的核可，并且以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和第 338（1973）号决议以及土地换和平原则为基础。这特别重要，因为以色列企图等待时机和阻挠实现公正、全面的和平。以色列还企图避免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和被占叙利亚戈兰高地完全撤至 1967 年 6 月 4 日线，以及从黎巴嫩领土剩余的被占地区完全撤走。

有无数和平倡议。许多倡议可能还会出现。但是，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倡议。有一个和平进程。这一进程需要明确的政治意志，而不是进一步倡议。只要这一进程以这一庄严的安理会决议为基础，我们渴望的和平就是公正和全面的，符合中东和平进程及其职权范围的，基于我提到的安理会第 242（1967）号和第 338（1973）号决议和土地换和平原则的和平。安全理事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强调这种和平，以便不浪费时间，并且避免该地区暴力升级。

这是特别必要的，因为以色列通过坚持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毫不隐瞒其逃避全面和平要求的意图。否则，占领的借口何在？以色列虽然宣称它正寻求和平，却在展开一种扼杀和平进程的有计划的政治进程。

以色列想和平生活，它就必须考虑其选择。通过放弃占领——这是安全理事会阐述和同意的简单问题——它必须对阿拉伯人选择为战略目标的公正和全面的和平的要求做出反应。以色列必须意识到它不能再把持着他人的土地而同时享有和平。

马布巴尼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再次就中东局势开会，因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转向更深和更危险的地步。

新加坡深感不安的是，暴力的升级继续有增无己，长时间以来造成很多平民生命毫无意义的丧失。据某些估计，自 2000 年 9 月开始的冲突以来，1 200 多人被打死，大约四分之三是巴勒斯坦人。

以平民为目标和恐怖主义行为是可悲的，必须受到严正谴责。我们还对联合国设施附近的轰炸深感关注，它造成联合国设施的破坏，威胁到其工作人员的安全。此局势当然使国际社会严重关切，要求安全理事会的立即和持续的注意。

因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作为第一步安理会迅速和负责地对阿拉伯国家集团及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的要求做出反应，于 2 月 21 日星期四召开公开会议，听取秘书长安南先生的通报。我们始终支持秘书长作为中立和公平调解者的努力。

我们还感到鼓舞的是，安理会成员在过去两个月中得以听取两次出色的通报——秘书长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泰耶·勒厄德·拉森先生的通报，以及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基兰·普伦德加斯特爵士的通报。安理会知道，这些通报是安理会通过的新的做法，我们认为它们是有用的。它们扩大了安理会成员对问题及采取的各种外交倡议的了解。

我们满意的是，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上星期有机会听取秘书长类似的通报，它明确认为相互关联的占领、安全和经济危难的问题必须一道处理。我们同巴勒斯坦代表一样，认为这些通报有助于形成随后对安理会可能采取的行动的或许是更重要的审议，这些行动必须得到安理会成员的一致同意。

仅靠公开辩论无法解决中东问题。也不缺乏外交倡议和关于如何使各方退出秘书长所谈的深渊的方法。由美国、俄罗斯、欧盟和联合国代表组成的所谓“四重奏”，在其 2001 年 10 月 25 日的联合声明中确

定了对双方的要求，该声明得到安理会各成员的支持。

沙姆沙伊赫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或米切尔报告，得到双方的接受，并被国际社会赞同为使双方返回谈判桌的指南。不幸的是，米切尔报告发表 10 个月后，为执行报告所奠定的先决条件和时间表，实际上使之成为和平的障碍。

现在需要的是使米切尔报告重新抬头和用于其本来目的的方法。为此，我们必须意识到最终有关各方必须承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做出必要的战略决策而返回谈判进程。已向各方提供了地图和指南针。总的来讲，最终要由它们找到迄今渺茫的和平。然而，鉴于深度猜疑的气氛和相互指责及暴力和反制的循环，我们坚信极需外部帮忙。我认为，格林斯托克大使在早些时候发言时提出同样一点。

问题是，何种外部机制能够发挥作用？安全理事会的《宪章》的责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当然是这种机构，不能忽视其责任。“四重奏”也是一种有益的机制。此外，迄今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非正式建议所表达的强烈兴趣，以及我们今天下午听到的对此建议的积极提及，表明了其他方面可发挥的积极作用。

因此，或许需要的是这些各种角色之间的协调与协作。我们应当找到并利用每个这种机制的相对优势。每种机制都应补充其他机制的努力，而不应加以破坏。国际社会掌握着转变中东局势的关键。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可为集体行动的努力作出最大贡献，方法是协调我们的立场、找到共同基础并尽可能以一种声音讲话。正如秘书长上星期在这里所讲的那样，安全理事会应同各方以及有关其他方面联合努力。这是安理会如何能发挥最有效作用的方法。

我们注意到，焦点是打破暴力循环的最优先工作。同时，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还必须提供和平希望的政治前景。诚然，目前局势的原因相互纠缠。占领孳生了暴力；暴力招致暴力并造成经济上

贫困；可怕的社会经济状况则产生极端主义。所以，唯一合理的是表明只能通过由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组成的全面办法来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同时在这些方面采取的措施，能够相互加强并巩固任何达成的协议。

最终，不可辩驳的是，对于中东的危机没有任何军事办法，我们高兴的是：几位发言者今天下午强调了这一点。暴力不能取代对话和谈判。只能通过基于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和马德里土地换和平原则的谈判解决方案，才能实现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对此已取得全面的一致看法。

此外，即使在这种黑暗的日子里，我们必须记住在其他中东和平进程中取得的收获，包括《戴维营协定》、马德里会议和奥斯陆和平协定。各方寻求返回和平道路所用的时间越长，就越难充分实现这些收获。

王英凡先生（中国）：最近中东地区暴力事件频发，巴以冲突持续升级，不仅造成更多无辜平民伤亡，而且随时会对这个地区带来更大的灾难。中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施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危害巴勒斯坦平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中国也反对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活动。巴以暴力的不断升级早已经表明，“以暴制暴”没有出路，只有和谈才是最终实现和平的唯一出路。

中国政府最近也一再指出，维护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威有利于缓和当前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动巴以恢复和谈。孤立阿拉法特、限制他行动自由是不明智的，反而会适得其反。

中方一贯认为，中东问题的解决关键应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土地换和平”原则的基础上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同时，以色列的安全也应该得到保障。

安南秘书长 2 月 21 日向安理会通报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这包括“巴以双方缺乏相互信任，使

第三方的作用成为关键”，要及时和透彻地考虑“新思想”“富有想象力的主意”，“安全问题必须与政治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以及经济和社会问题，包括日益危险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绝望处境等一起解决”。

在当前形势下，正如秘书长指出的，特别需要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加大对中东问题的关注和投入。安理会在缓解中东局势和恢复中东和谈方面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希望安理会各成员本着建设性的态度，使安理会在缓解中东紧张局势、制止巴以暴力冲突方面做出贡献。

贝林加-埃布图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喀麦隆愿赞扬你应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要求召开了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本次会议。

世界那个地区目前的局势是非常严重关切的主题，因为它充满了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对人类和人类生命的危险。我们刚刚听到的令人毛骨耸然的数字特别说明了刺杀、屠杀和破坏。自从 2000 年 9 月以来，977 名巴勒斯坦人和 279 名以色列人已遭杀害。还要继续多久？和平进程显然已遭破坏，因为似乎一切都在煽动仇恨和暴力。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我们今天的辩论特别带有历史和悲剧性色彩并且是重要的。

我们愿欢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他们的人民此刻正怀着不安和更为重要的是希望期望着安全理事会。生活在中东的联合国的人民正期待着安理会敦促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结束不容忍和暴力，重新启动和平进程。这些人民在等待着安理会加速人民之间的和解和民族之间的谅解。他们正在等待武力冲突被和平之歌所取代的时刻的到来。

中东和平以建立巴勒斯坦国为假设前提。中东和平以承认以色列及其在安全和获得承认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为假设前提。因此，中东和平涉及所有各方严格执行第 338（1973）号决议提到的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和执行土地换取和平的基本原则。这些是公正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即一个所有各方均

介入其建立的和平；一个来自没有任何暴力的对话和谈判的和平。这种和平是不能以武力强加的。以武力强加的和平终归会失败。这是喀麦隆所一贯确信的和我们所捍卫的立场。

因此，应该由安全理事会来鼓励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恢复谈判和对话的道路，以便促进在各种新旧倡议基础上，包括在沙特阿拉伯最近提出的倡议基础上建立公正和平。

就象我们一直所说的并且现在重申的那样，我们有责任为了他们并且在他们心中建立围绕这两个不宜相伴生存的兄弟人民的真正和平文化；人们通常忘记了这点。我们有责任协助这两个兄弟人民实现和平，它们 50 多年来一直在彼此之间交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阿曼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被邀请参加安理会就此议题进行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经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权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在主席邀请下，希奈先生(阿曼)在安理厅一侧考他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以墨西哥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们最近在此会议厅听取了秘书长的发言，除非出现变故，中东的暴力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些话对我们所有人、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对中东社区、对整个国际社会进而对于联合国都是重大挑战。

在中东建立和平作为未完成的任务威胁着国际社会；这是一项经常以它的似乎无休止的冲突产生的令人伤心的画面吞噬着我们集体良知的任务。联合国各成员不应当让失望占据上风。我们绝不应对于那些死亡和破坏的画面无动于衷。正在向四处扩散的暴力不可能导致解决方案。军事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们将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点。

有迫切必要打破暴力的循环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条款保护平民人口。我们赞同那些在此会议桌前作出断言的人的看法，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各方进行谈判的意愿，国际行动或倡导都无济于事。因此，我们要求这种意志恢复直接对话。

然而，国际社会在中东的确有其不可推卸的明确责任。这是联合国的责任，当然也是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正象科菲·安南秘书长所讲的，我们必须找到实现这一使命的新的和富有想象力的公式和可行的建议。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为此目的准备在安全理事会商讨此事项并且本着相互体谅和理解的精神这样做。

我们在最近几个星期曾经有过四次机会处理此事；两次磋商，两次公开会议。根据当前情形和事态发展，这一过程已经使安全理事会考虑有希望和可行的建议。今晚的辩论本身是一次已经得到充分利用的机会，以便挖掘国际社会正在探寻的途径。安理会成员的确提到一些十分相关的建议，譬如沙特阿拉伯的倡导，它成为今天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欧洲和美国所注意的课题。

联合国也有义务探讨建立信任的机制。联合国特别协调员的作用在这方面尤为相关，不论是其自身作用还是在所谓四方集团范畴内。联合国还有责任促进各种人道活动，关心平民人口的需求和增进和解。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并考虑到我们对未来抱有的希望，我国相信并坚决认为，联合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其它国际努力也高度相关，不得将它们放弃。国际社会满怀希望地迎接 1991 年马德里会议结果、1993 年奥斯陆协定、2000 年沙姆沙伊赫高峰会议、米切尔报告和特内特计划所载各建议。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不应忘记这些承诺，因为它们是在具备意愿情形下所能实现的成果的象征。墨西哥愿意看到该地区对话与和平的希望重新点燃。和解、相互信任和审慎：这些是米切尔报告所建议的内容。

我们呼吁各方迅速实施特内特计划和米切尔报告的建议。停火固然重要，但是各方之间有必要立即开始谈判，以便体现出恢复长期和平进程的意志和坚强愿望。

墨西哥重申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力和建立国家的权力，以及实施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的必要。我们还重申支持该地区所有国家在安全和共同承认边境内和平生存和共同繁荣的权力。墨西哥敦促四方集团代表——美国、俄罗斯联邦、欧洲联盟和联合国——加强同各方的合作，以寻求解决被占领土当前局势的方案。考虑到其至关重要性，我们必须就沙特阿拉伯为该地区提出的和平方案作出后续行动，墨西哥也将这样做。

中东持久和平是我们渴望实现的政治目标。但我们绝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实现了和平，重建任务就可以提到议程上。一旦实现和平就必须恢复必要的物质和感情能力。这将需要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各方案以及国际社会都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

重新唤起人民对未来的希望比铺设电缆和建造房屋更困难。但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设法同时实现两个目标——即对未来的希望和发展。我们国际社会有义务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该区域各国人民和各社会的经济重建、相互建立信任以及各国单独和集体的繁荣。

我现在恢复安全理事会主席职能。

我们现在继续按发言名单发言。我要提醒各位代表，发言应以五分钟为限。

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雅各布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本月份主席，并祝贺你的前任毛里求斯代表提供极为干练的领导。

以色列人民和政府致力于谈判和平解决中东冲突。这是一项不可动摇的承诺，它以我们的基本信念为根基，即该区域各国人民都有权自由、和平和安全

地生活。即使在经历一年多的暴力后，我们仍致力于和平进程的商定职责范围，该进程需要双方在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基础上进行直接面对面的谈判。另外，我们还接受了整个米切尔计划和特尼特建议，把它们作为摆脱冲突困境、争取谈判和实现和平未来的行进图。

以色列已在 2000 年 7 月的戴维营谈判中、通过付出空前的妥协并通过愿意为和平承担巨大风险而展示其对和平的承诺。这种妥协只能在直接面对面的谈判中才能实现。历史反复表明，和平不能强加于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双方之间的直接会谈。

以色列意义深远的和平倡议所得到的回报是蓄意大规模暴力和恐怖主义。十七个月来，以色列遇到了巴勒斯坦最高层领导人煽动和支持的一场精心策划的运动。以色列平民遭到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暴行：即在拥挤的餐厅和咖啡馆内的自杀爆炸者、劫持和谋杀我国公民、在公路上埋伏和狙击、以及对我国领土发动导弹攻击。即使国际社会多次坚定地要求停止敌对行动，巴勒斯坦领导人仍在公开场合含糊其词并采取不彻底的折衷办法，同时继续秘密地策划暴力阴谋。

目前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威胁。上个星期，土耳其部队拘留了三名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人，他们都从阿富汗出发，穿过伊朗而来到土耳其，他们打算——如果没有被捕的话——接着去黎巴嫩并进入以色列，以便在以色列城市进行恐怖主义攻击。

巴勒斯坦领导人在世界面前声称谴责恐怖主义，但却在国内使恐怖主义合法化并予以支持。众所周知，巴勒斯坦代表对西方观众谈论和平，但对其自己的人民却谈论仇恨和圣战。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学校和教科书中都把谋杀和殉身视为神圣；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其他恐怖主义团伙成员被视为民族英雄。12 月，阿拉法特主席终于受到足够压力而被迫要求停火，但他立即又发表讲话，要求 100 万烈士为巴勒斯坦事业献身，从而破坏了这项停火要求。巴勒斯坦人经常在联合国这里宣称忠实于国际反恐怖运动，

但他们经常通过对某些攻击和其他攻击加以区分而破坏这一立场。难道巴勒斯坦方面真的希望我们相信攻击无辜以色列儿童可被视为合法抵抗行动吗？

国际社会必须绝对明确地表明，任何恐怖主义行径都毫无道理。目前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运动是以这样一项原则为前提的：即在所谓的“好”恐怖和“坏”恐怖之间，或在恐怖主义分子和窝藏并支持他们的政权之间不加任何区分。这项原则也必须适用于此案。

当阿拉法特主席在庄严载入其 1993 年 9 月 9 日给已故总理伊扎克·拉宾的信中作出其历史性承诺时，他对什么被视为恐怖主义没有表现出任何混淆。他充分和不加区分地谴责恐怖主义，并承诺在商定权限基础上，通过同以色列直接谈判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另外，巴勒斯坦人还声称接受米切尔报告，该报告不加区分地确定了恐怖主义定义，并要求完全停止暴力行径。这一立场怎么能够同巴勒斯坦领导人公然支持恐怖主义相一致呢？

我们必须明确：无论事业多么正义、怨恨多么严重、目标多么崇高，都不可以被用来为故意杀害平民辩护。

我们今后的路怎么走？我们认为，唯一的前进道路需要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停止暴力，以此作为重新启动该进程并重建双方信任的重要第一步。冲突是不能在仇恨和暴力的气氛中得到解决的，谈判也不能在恐怖威胁下进行。这在道义、政治和外交上都是讲不通的。人们不能期望以色列坐下来同支持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个人进行谈判。巴勒斯坦人也不能在声称进行和平谈判同时为今后的冲突作准备。

这种两面派做法在残酷的恐怖主义运动中给以色列人发出了一个信息，表明巴勒斯坦人仍没有接受以色列国的生存权利。这证实了一种疑虑，即在许多巴勒斯坦人的眼中，和平进程只不过是战争的另一个名字。如果巴勒斯坦领导真正想要同以色列和平生活在一起，它就不会煽动仇恨和宽容每天对以色列男女老少的谋杀。巴勒斯坦领导既没有向以色列人民或是

国际社会，或许更重要的是，也没有向巴勒斯坦人民本身，表明它的目标是和平共处。

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唯一要采取的建设性行动就是迫使巴勒斯坦领导放弃其恐怖运动，拥抱冲突的和平解决。如果安理会不这样做，它将发出暴力是可接受的信息。这是更多的暴力和更多的恐怖以及目前局势恶化的药方。

国际社会必须抵制处理中东冲突时的一种倾向，这就是企图在恐怖分子同其受害者之间走某种中间道路，在发动暴力的人和必须自卫的人之间进行妥协。在道德上这两者之间没有相同之处。17 个月来，巴勒斯坦人一心想要证明暴力有用；以色列一心想要证明暴力无用。

安全理事会不能在这里保持中立，它也不能鼓励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向其提供越来越多的奖励和奖赏，以换取停火。必须无条件地停止暴力。在经过将近一年半的巴勒斯坦领导鼓励和支持的流血之后，为停止恐怖提供任何奖励都必然只会导致更多的暴力。

中东冲突的真正悲剧就是，仅在一年半之前，和平进程使我们如此接近实现最终解决。以色列仍然愿意重新启动这一进程。我们再说一遍：我们致力于米切尔报告的一系列步骤，其中第一个就是完全停止暴力。我们进一步致力于回到和平进程商定的授权范围，并且我们决心不让暴力得到报酬和影响将在双方之间谈判的问题的结局。

我敦促安理会支持认为暴力是不可接受的立场，不要采取可能损害我们停止暴力的立即和关键目标的任何行动，以便我们能够认真地回到商定的谈判进程。只有通过这样一个进程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才可能希望实现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的合法权利。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西班牙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里亚斯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欧洲联盟发言。同欧洲联盟有联系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托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和联系国塞浦路斯、马耳他和土耳其，以及欧洲经济区的欧洲自由贸易协会成员国——冰岛和列支敦士登——赞同我的发言。

欧洲联盟强烈谴责并遗憾地看到中东最近爆发的恐怖和暴力，造成了更多的伤亡，包括大量平民的伤亡。我们谨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表示我们最诚挚的慰问，他们都是这一局势的受害者。

必须立即停止目前的暴力循环，必须结束两个人民的痛苦。双方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恢复平静和重开谈判，以便解决无法靠军事解决的冲突。我们呼吁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提供不同于目前永久维持暴力及其人民痛苦的前景。缺乏这种前景只会鼓励进一步的对抗和正中极端分子的下怀。

必须停止恐怖和暴力。每一方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和采取立即和果断的行动。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及其当选主席阿拉法特必须竭尽全力制止恐怖主义和武装起义、解散所有恐怖网络、逮捕和起诉从事这种行动的凶手。在此方面，我们欢迎巴勒斯坦安全部队拘留了参与杀害以色列旅游部长的嫌疑犯。

为了消除恐怖主义和实现和平，以色列需要一位伙伴。这位伙伴就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及其当选主席阿拉法特，他的权利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不能受到旅行限制和其他障碍的削弱。

以色列政府必须撤出其军队、停止法外处决和取消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领导的封锁和所有限制。作为立即的步骤，必须彻底冻结定居点活动。必须停止针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设施的行动和停止摧毁巴勒斯坦的基础设施和欧洲联盟和其他捐助者资助的促进巴勒斯坦人的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发展的其他设施。

我们呼吁以色列政府协助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进入和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的援助。

安全是一个优先事项，但不应同巴勒斯坦人民对政治和经济前景的需求分开。为此目的，在欧洲联盟理事会的拉肯宣言中和我们外长最近通过的结论中，欧洲联盟坚定呼吁双方立即和无条件地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执行特耐特停火计划和米切尔委员会的建议。为了达到和平的目标需要以相辅相成的方法平行执行安全和政治措施。

正如秘书长上周四向安全理事会指出：

“目前，几个方面正在提出新的思想和富有想象力的新观点。这是可喜的，双方和国际社会应当迅速和全面地考虑这些想法。”（S/PV.4474，第3页）

欧洲联盟鼓励在这方面双方之间的接触，特别是在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先生同巴勒斯坦全国议会议长阿布·阿拉先生之间。欧洲联盟也认为沙特阿拉伯王储的建议是一个积极的步骤，并期待着这些建议的进一步发展。

欧洲联盟认为非常必要和紧迫的是，联合国、美国、俄罗斯联邦和最密切相关的阿拉伯国家采取果断的一致行动以帮助双方打破暴力循环并致力于恢复政治谈判。在这方面，欧洲理事会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先生目前正在该区域，以便于当事方保持必要的联系，以表明我们致力于协助他们寻求最终解决冲突的办法。

我们强调，对这个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必须以马德里会议的各项原则，特别是以土地换取和平原则以及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

欧洲联盟深信，一个不偏不倚的监测机制将符合双方的利益，并准备在建立这样一个机制方面起积极作用。同样重要的是缓和巴勒斯坦人的困难社会——经济条件，作为鼓励和平的一种办法。

欧洲联盟将不遗余力地努力促进减少暴力和确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能够在和平与安全中彼此相处。这要求再次确认和完全承认以色列有在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内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的不可取消的权利、建立一个民主的和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以及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南非的代表，他要求代表不结盟国家运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先生，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主持这个重要的会议。看到安全理事会再次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确实是令人鼓舞的。

五天之前，秘书长对中东局势作了可能是最冷静的评估。对于其任务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来说，秘书长的这个信息再紧迫不过了。用秘书长的话来说，我们确实处于“深渊的边缘”（S/PV.4474，第2页）。

不结盟运动一贯坚持这样的看法：归根结蒂，对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冲突没有军事解决办法。冲突的继续加剧无助于中东问题的任何解决。事实上，过去18个月中的事态发展清楚地表明，不可能单方面地解决这场危机。该区域中的暴力和不安全的根源正是外国占领、定居点活动、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集体惩罚、司法外杀人、侵犯人权行为以及贫困。

很多年之前，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中规定了以土地换取和平原则，这两项决议仍然是谈判解决这场争端的得到国际上接受的基础。

巴勒斯坦权利当局是作为一个工具创建的，以帮助在巴勒斯坦人民中间打下和平的基础。但是，巴勒斯坦权力当局的机构成为以色列军队每天进行的军事袭击的目标。这种协调一致的努力的目标是削弱巴勒斯坦主席和巴勒斯坦权力当局并破坏其信誉。对阿拉法特主席的活动所持续实行的限制旨在使他处于一种实际的软禁状态中，这些限制是屈辱巴勒斯坦人

民的又一个不能接受的企图。然而，我们认为，所有这些行动只能使和平更难实现。

不结盟运动认为，没有国际上的坚决支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可能无法结束暴力循环并恢复对话。国际社会必须支持一个和平计划并确保对已经达成的协定的实施进行有效监测。虽然安全理事会尚未相信这一点，但我们认为，在当地需要有一个可信的多国监测机制。

南非采取了很多行动以便象不结盟运动所规定的那样促进中东的和平。不结盟运动持有众所周知的原则立场，要求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东城为其首都的巴勒斯坦国。最近，姆贝基总统邀请支持中东和平的包括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主要政治人士与他和一些地位显要的南非人在2002年1月9日至11日在开普敦斯皮尔酒庄的一个总统休息地聚会。斯皮尔休息地聚会的目标是：支持为创造一种重新开始和平谈判的有利气氛而正在采取的措施、与他们分享南非在谈判、缔造和平和向民主过渡方面的经验；支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阵营的加强，以及该区域实现和平的总趋势的加强。

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斯皮尔公报表明，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仍然有真正致力于对话和为和平建立伙伴关系的领导人。姆贝基总统和他的同事们正在继续进行讨论以发展这项新行动。

即使是在日益加深的失望情绪中，仍然存在着希望。我们赞赏其他国际组织，例如欧洲联盟在寻求重新开始和平进程的新办法方面作出的努力。我们还对最近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阵营中出现复生迹象感到特别鼓舞。这是对以下一点的根本性承认：归根结蒂，和解与和平掌握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自己手中。我们的集体义务是支持他们寻求和平；国际社会在鼓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支持和平的人再次出现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扎伊德·拉阿德·扎伊德·侯赛因王子（约旦）
（**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热烈感谢你因阿拉伯国家集团要求召开这次紧急特别会议。我愿由衷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我充分相信，你的经验、专家知识和技巧将引导我们取得我们大家都希望的成绩。

也让我热烈感谢你的前任孔朱尔大使以显著的效率指导上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也要向秘书长科菲·安南和他的特别协调员泰耶·拉森先生表示感谢和赞赏，感谢他们努力寻找办法解决我们地区所面临的紧张与危险的局势。

以色列继续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权利机构及其机构和基础设施进行侵略和袭击，造成严重后果，继续导致双方之间的局势和整个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影响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已经证明，这种侵略行径加上暗杀、炸毁住房、对巴勒斯坦城镇与村庄和巴勒斯坦人民与领导人实行军事与经济封锁的政策，不会给以色列政府或以色列人民带来安全和保障。而且，这种侵略行径公然违反双方已签署的协定，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以及有关的国际文书。

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谴责这些令人无法接受的行径，这些行径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我们也谴责双方以平民为目标和杀害双方平民的行为。同时我们肯定，这场冲突的解决应该考虑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和平共处的原则。因此，以色列政府现在更应该认识到，实现和平与稳定需要双方返回谈判桌，作为平等双方争取找到解决办法，维护他们的权利和未来，并且在双方之间已经达成的协定与义务的基础上采取并行、相互措施，特别是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动用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和取消对阿拉法特主席的包围。

采取这些措施是争取执行米切尔建议，为重新返回谈判桌创造适当条件的开始。开始最终地位问题谈判是一项迫切的优先任务，它将导致实现和平进程的主要目标：完全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和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他们的可行、独立的国家，以及为以色列提供安全。

我国代表团欢迎沙特阿拉伯王储最近的声明。我们再次邀请安全理事会承担起《宪章》赋予安理会的责任，请以色列立即全部撤出它又重新占领的地区，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它们根据法律、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和《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应该享有的必要保护。

在此框架内，约旦已对2001年12月5日举行的日内瓦会议的结果表示满意。我们呼吁安理会迫使以色列执行安理会决议，特别是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这两份决议是和平进程的基础。我们还呼吁安理会落实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利。

最后，我国代表团重申我们声援——约旦国王、政府和人民声援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和兄弟的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其正当权利的斗争，实现他们公正的民族要求，在他们所有的民族土地上实现其独立，以圣城为首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约旦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现在我请埃及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和发言。

阿米勒·盖特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安全理事会今天开会审议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不断恶化的局势。这一局势已经发展到这样糟糕的程度，以致安全理事会——国际社会的良知和国际法制的声音——已无法再对那里所发生的情况保持沉默。

生活在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每天经历的轰炸、暴力、破坏和死亡、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领导的包围、成千上万巴勒斯坦平民每天遭受的公然的暴力行径、被杀死杀伤的受害者——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以色列政府认为，只有用暴力和镇压才能对付巴勒斯坦人民正当的自决权利；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的占领能继续；过去18个月中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人民起义可以用野蛮的军事力量镇压；以及可以对无辜和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动用暴力。

中东和平不可能持久，除非充分执行安理会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完全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根据 1991 年马德里会议建立的思想尊重“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建立中东的永久和平要求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在西岸和加沙被占领土地上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独立、能持久生存和安全的巴勒斯坦国。

安全不能为一方所垄断。它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都应该是公平的，从而使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公民都能够晚上在和平中安睡。摧毁巴勒斯坦机构以及杀害巴勒斯坦领导人和公民都不会使中东的暴力循环停止。摧毁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经济和基础结构不可能消除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斗争的意志。

因此，安全理事会目前面临一种现实的挑战：对国际社会良知信誉的挑战以及对它在巴勒斯坦领土的实况调查能力和进行干预以结束以色列占领军所实行公然暴力的能力的挑战。

整个中东都渴望建立永久与全面的和平。要实现这一和平并使这一和平永久存在，埃及要强调下列要素的必要性。首先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在 1967 年 6 月 5 日以后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第二，巴勒斯坦人应该享有自决权以及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和能够持久存在的国家。第三，应该通过商定的、对所有各方来说都公平的安排来相互承认中东所有各国人民和各国安全权利。第四，应该在所有方面建立该区域所有各国人民和各国之间的睦邻关系和积极合作。

这些关于一项令人满意解决办法的最终和公正目标应是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我们完全相信，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方面已经在自 1991 年马德里首脑会议以来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方面采取了这种做法。

现在尚待做的事情是，以色列一方也应该宣布它采取这种做法。在一个持续长达 100 多年的冲突中实

现这些最终目标的任何尝试都要求当事方回到谈判桌旁。它们还需要考虑如何务实地落实这些目标。

这自然导致我们再次要求停止所有武装对抗，开始实施米切尔建议和特尼特安排以及双方所达成其他协议的所有方面。

我国埃及将继续坚持这一有关如何实现公正与全面解决这场冲突的明确看法。它将继续履行自己的义务，开展认真的建设性努力，以有效推动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实现该区域所有各国人民和各国的全面与公正和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利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表示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非常满意——我相信所有会员国都是如此——你迄今主持安全理事会工作的完全应受赞扬的方式。我国代表团还非常高兴地看到墨西哥回到安理会，它的贡献无疑对安理会工作的成功将是非常重要的。

我还要表示我们非常感谢毛里求斯大使，他以干练和非常有效的方式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理应受到我们这个组织的感谢。

有其他哪些国际危机象我们今天在被占领巴勒斯坦所看到的这一危机一样，得到安全理事会如此的关注，我们对巴勒斯坦发生的危机日益感到恐怖，日益感到无能为力。我们感谢安理会所有成员认识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同意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在阿拉伯国家集团的主持下提出的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的要求。

以色列军队的野蛮行为在过去这几个星期里达到空前的程度，它使用庞大的军事手段来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对于用什么词汇来描述这一情况，我们不再有任何疑问。尽管以色列人顽固否认，但这无疑是一种战争局势。因此，它要求立即实施国际人道

主义法的有关文书，特别是《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以确保成为正规军攻击目标的巴勒斯坦人民得到保护，同时不妨碍联合国根据《宪章》规定的义务紧急采取的任何其他保护措施。

十分清楚的是，针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大楼的军事行动、对其基础结构的摧毁、对巴勒斯坦管辖领土的一再入侵、对巴勒斯坦人民民主选出的、以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为代表的合法领导人的人身禁锢以及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的军事和外交骚扰是蓄意要使在奥斯陆取得的剩下一点成就化为乌有并完全中断在马德里开始的和平势头政策的一部分。

此外，以色列以对付一个数代人被占领的民族的高昂情绪以及政治暗杀和国家恐怖主义所引起抵抗行为作为虚伪借口，阻扰恢复和平进程的任何尝试，这在现在已升格到国家政策的地步，它在部长会议中得到以色列政府的公开批准，尽管国际社会一致予以谴责，以色列却顽固地实行这一政策，非常明显和有意地企图制造最不利于政治进程但却最容易促成暴力升级的条件。

目标实际上是打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权威，破坏其内部运作，并使之不能够履行其维持公共秩序的义务，同时要求它控制人民对占领者的合法反抗，不断增加的镇压暴力每天都在加剧这种反抗，导致地狱般的螺旋上升，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螺旋上升可能加快，并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换言之，以色列精心策划的这一政策旨在使建立一个可行和负责任的巴勒斯坦国的概念声望扫地并变得不合适，特别是自巴勒斯坦人民的这一永恒要求在2001年11月10日取得决定性突破以来，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一直是和平进程的最终目标，当时，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在联合国大会面前提到了这一点。

同时，为了把重新发起和平进程的任何进一步机会彻底地搁在一边，以色列政府违背联合国的决议，不懈和安然地奉行其领土扩张政策，并且对国际社会要求它冻结殖民化政策的呼吁听而不闻。以色列所推

行最糟政策的结果是，今天中东正处于深渊的边缘，是历来最接近全面对抗的时刻。

鉴于这种局势，国际社会必须停止仅仅作为一个消极的旁观者、仅仅看着中东陷入暴力，而是以勇气和决心承担其责任，以免这一紧张不安的区域——象秘书长所警告我们的那样——开始陷入一场全面的战争，对大家造成严重的后果。

从这个角度看，阿尔及利亚认为秘书长所表达的意愿是适时的，并对此表示欢迎：即通过其特别协调员与“四方”的成员以及有关的其它区域和国际角色就这一问题加强协商。

尽管如此，我国认为，鉴于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别责任及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当更紧迫地呼吁安全理事会直接地介入，谴责以色列政府造成最坏结果的这一政策，呼吁立即停止暴力，并向实地派遣一个由其成员组成的特派团，以便在被占领领土上审查以何种方式提供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期待从国际社会那里得到的保护，特别是通过部署国际观察员，并且作好一切准备，以便采取有效的优先行动，降低暴力的程度，并重新发起和平进程。

因此，为了恢复起码的信任，修补断线的对话，并以更大的决心，本着新的精神，而且我们希望这一次以更大的成功机会重新发起和平进程，在我们看来，必须从各方可以接受而且已经接受的共同点出发，就象米切尔报告和特尼特计划的各项建议所规定的。

基于一种平衡的做法，米切尔报告设想若干措施，它们将有助于通过制止暴力行径，冻结殖民化，重建信任，并恢复谈判来使长期受阻的和平进程重返轨道。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呼吁立即全面地执行这些建议。此外，至关重要的是，迅速在实地建立一个公正的监测机制，以落实米切尔计划。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信，和平是一项战略性选择，而且没有其它东西可以代替重返谈判桌。因此，阿尔及利亚坚定地支持这样的设想：在国际法制

的基础上，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2 (1967) 号和第 338 (1973) 号决议，并且基于以色列遵守作为和平进程一部分作出的承诺，特别是在马德里商定的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以及以色列军队全部撤出它自 1967 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以和平、公正、持久与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的冲突。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将使之能够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其建立一个以圣城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的权利。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沙特阿拉伯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应邀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辩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舒博克什先生 (沙特阿拉伯) 在安理会议厅一侧就座。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突尼斯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吉杜卜先生 (突尼斯) (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及时地召开安全理事会这次紧急会议，审查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目前的局势以及那里暴力的危险升级。

我们必须再次指出，这一升级是以色列总理访问阿克萨清真寺所挑起的。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不能不承认，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局势已经到达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很显然，目前的以色列政府坚持使用过度的武力，这是以色列的最亲密朋友所报告的。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一种统治的风格，这是一项有组织、有系统的镇压政策的组成部分，其目标是针对毫无防御能力的巴勒斯坦人民，破坏和平进程所剩下的部分。

以色列正在继续推行其实际消除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及其领导人的政策。它进行有目标的法外暗杀，公然违背国际法、人道主义准则、以及道德价值观念。

以色列的暴力循环如此恶劣，以致军队无耻地接管巴勒斯坦控制下的地区，并且在经济上扼杀平民。以色列还继续动用重型武器发动进攻，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基础设施和照管巴勒斯坦人日常需求，并得到诸如欧洲联盟之类的国际伙伴资助的机构造成严重损害。甚至联合国建筑物及其工作人员也没有幸免，好象以色列变成所有人的敌人。

我们深信，在这种令人严重关切的情况下，紧迫地停止日益上升的暴力的时候到了。国际社会不能面对局势进一步恶化和停滞不前仍然处于进退两难困境。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承担充分的责任，促使以色列立即停止其做法和侵略。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准则，并且根据《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紧迫地为巴勒斯坦平民提供必要的保护。

安理会数次努力达成一项基于集中于预防方法的决议，以处理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危机局势。这些努力不幸失败了。现在清楚的是，安理会必须在不再是一个预防问题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决议，安理会必须处理全体人民面临被消灭的威胁这一痛苦的局势。安理会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避免一种甚至更加糟糕的局势。

我们同意秘书长及其特别协调人拉森先生的观点，即仅关注安全方面这一做法成为进行政治对话的障碍而不是桥梁。显然，以色列的政策造成阻碍。以色列政府继续对合法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强加条件和单方面要求。这导致白白浪费了阿拉法特主席于 2001 年 12 月 16 日发表声明之后暴力渐渐平息后根据米切尔和特耐特建议恢复谈判和实现和平的机会。

以色列的政治理念缺乏严肃性，其方法缺乏逻辑性，这体现在以色列只关注安全，并且只要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为安全负责。与此同时，以色列武装部队

通过每天的挑衅行动蓄意破坏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基础，并且剥夺其进行干预的手段，以及袭击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大楼，杀死其成员。

当阿拉法特先生在自己的住处被以色列重型机器包围时，我们却要求他制止巴勒斯坦人民的防御性反应，这讲得通吗？面对以色列每天破坏巴勒斯坦治安机构的企图，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如何能够维持秩序与安全？当他们每天遭受占领军的海、陆、空轰炸时，被占领土局势怎么能够平静下来？

尽管目前局势严重，但我们认为解决方法是明确的。突尼斯一向坚持赞成和平的坚定立场，并且主张政治解决作为一种战略选择。因此，突尼斯呼吁国际社会及和平进程共同发起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促使其认真地，负责任地，毫不拖延地加入和平进程，回到谈判桌旁，遵守国际合法性及其文书，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和第 338（1973）号决议以及土地换和平原则，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下的所有领土撤走，以及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其在自己土地上建立一个以圣城为其首都的独立国家的权利。

世界进入了以全球化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为特点的其历史的关键阶段。我们也许能够从最近发生的夺走数千无辜者生命的令人痛苦的事件中汲取教训。本着这一精神，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一种预防性方法，以便根据安全是一个全面的，构成整体所必需的概念，以及我们对这一概念的承诺是集体的，国际的这一前提，处理这些威胁。

因此，至关重要和当务之急是，国际社会今天应该在应付人类面临的挑战的联合阵线中协调一致地行动和齐心协力。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同意一些人被豁免履行这一承诺，那么，这一承诺就不可能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可信和有效。

在这一方面，今天不能接受的是，仅给予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不允许在狭隘的安全概念

下寻求掩护，使以色列能够违反国际法和推行一项武力和既成事实政策。

打破暴力恶性循环今天成为一项集体责任，要求政治解决这场危机。当务之急是，应在各方面前开辟新的政治地平线，以便把和平进程推向前进。还有必要严厉对付以色列现政府推行的政治冒险主义和发号施令的政策。这一紧迫的要求不再仅仅是一项巴勒斯坦或阿拉伯的要求；它也成为以色列境内温和的，爱好和平圈子的要求，因为现政府的政策证明，安全与和平不能产生于镇压，不妥协和支配。

我最后一定特别强调如下要点。第一，目前对阿拉法特主席施行的封锁必须取消，并确保其完全的移动自由。

第二，以色列政府必须拿出其愿意实现和平的证据，并宣布其恢复谈判的愿望，尤其是因为巴勒斯坦领导人每天都在宣布这一愿望。

第三，我们敦促按国际合法性和新的文书、特别是米切尔和原则计划而立即恢复谈判。

第四，美国无疑在解决这一冲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布什总统和克林·鲍威尔国务卿在路易斯维尔阐述了这一观念。最近，特别由法国和阿拉伯方面提出了其他新的设想，阿拉伯方面从未停止过表明其寻求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的充分意愿。我们欢迎所有这些设想，认为现在应当把它们变为切实和具体的行动。

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突尼斯始终主张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及中东局势。今天，在此微妙的国际和政治关头，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按中东局势的严重性所要求的那样，紧急采取行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尔先生（以法语发言）：“占领使人腐化。更确切地讲，占领已经使我们腐化。歧视已成为我们的准则，无动于衷已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

可以设想，这些犀利的洞察之词，不会是我自己和特拉维夫传统敌人所讲。很简单——这使指控更为严厉——是以色列议会议长亚伯拉罕·伯格提出了这一非常令人启迪的观点，由一份主要的欧洲日报所报道，该报纸很难被怀疑为倾向于巴勒斯坦。

显然，自未来以色列总理于 2000 年 9 月 28 日挑衅性地走访了清真寺的前庭及随后出现的起义开始以来，占领军重新有计划地和不成比例地采取报复，摧毁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基础设施，增加其领土侵略的行为并在拉马拉对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施行了令人无法接受的软禁，据认为这得到某些盟国的容忍甚或未表明的支持。

在国际社会面对恐怖主义团体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特别是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侮辱和毫无道理的集体惩罚的巴勒斯坦人民杀身成仁而无能为力、躲避和困窘地观望之下，和平进程似乎陷入僵局，甚至注定失败，尽管事实是它产生于 1993 年的奥斯陆协商一致意见及《关于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这些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相互承认以及随后在杰里科和加沙成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基础。

有些人甚至认为，那些赞成不惜代价而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的人绝望地坚持的和平进程，在以色列的袭击轰炸之下无法挽回地崩溃，埋葬了米切尔和原则计划，这得到两个阵营中强硬派的积极纵恿，自相矛盾的是他们由一个使整个中东陷入全面战争和赢得被这些不知悔改的极端分子嘲笑的政权的终极梦想联合在一起。

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迅速地行动，消除普遍灾难的危险，这一灾难对该区域和全世界如果没有难以估算的后果则也有可预见的后果。所以，很多善意的人们作出慷慨承诺并把精力集中于我们令人钦佩和尊

敬的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身上，与四方调解者一道，以期重振和平进程。

本委员会谨指出，通往和平的道路与结束以色列占领及成立一个与以色列国共处的独立的和可行的巴勒斯坦国是不可分割地连一起。同时，本委员会认为，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而缔结一项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协定，仍然与分治耶路撒冷并宣布其为开放城市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首都相联系，并同一种对所有人都公正和平等的解决难民及其返回权利问题的办法相关联。

我们强烈敦促各方、首先是以色列严格遵守这些决议及 1949 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我们庄严呼吁各提倡者和利益有关者以有利的方式返回谈判桌，并敦促援助国社会为陷入极度危险的巴勒斯坦人民动员巨大的经济援助和大规模紧急帮助。

本着这种精神，应当即无沮丧又无过度乐观的情况下注意到，在美国于路易斯维尔释放的动力的永久性基础上，出现了尽管是微弱的针对承认——现已不可逆转和一致性——有必要在安全和得到国际保障的边界内成立巴勒斯坦国方面的进展。

在这一特殊情况下，我们只需要提到阿拉法特主席在《纽约时报》上再次重申的积极观点，它提到以色列像我们刚才听到的那样宣布遵守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及米切尔和原则计划。此外，我们只需要回顾某些阿拉伯领导人的前瞻性思维——这里我想到的是沙特阿拉伯——这些思维是在如下各个方面：正常化交换完全撤出原则，或者欧洲人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相互承认提出的非常明智的提议，或者以塞内加尔总统为榜样的非洲领导人之间最近的接触，探讨在联合国框架内开展大陆倡议的可能性。

安全理事会、马德里进程共同发起国和联合国因此感到正处在十字路口上。已经宣布实现和平的愿望；已经阐明谈判的愿望；国际社会的支持已不再是问题。因此已经奠定了基础，现在应该是由大家发挥

我们的作用，将他们已经作出的承诺在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帮助下变为明确和毫不含糊的行动。我们必须将和平进程从暴力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这种循环由于绑在军事和安全危机关头的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上的政治僵局和外交停滞而更为恶化。因此，已提交安理会的协调和现实的提议得到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充分支持。

主席先生，我愿热烈祝贺你和你的前任毛里求斯大使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取得了丰硕成果。主席先生，我特别感谢你为我提供了机会，参加这次重要辩论；这次辩论是我们的也门同事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所提出的令人称赞的倡议的结果。

在我们重申对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的支持时，委员会为了和平的利益要求充分恢复他的行动自由；这一自由已被无理剥夺。

最后我愿引用哲学家兼历史学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纽约社会研究新校名誉教授伊尔米亚胡·约维尔的话。他说：

“自从以色列国成立以来我们处于最糟糕的局势，因为不管来自右翼和左翼都缺乏希望……在一个不得不生活在暴力之中的社会里，我们必须重燃希望，找到摆脱僵局的出路”。

被隔绝在拉姆安拉的阿拉法特主席的话对此做出回应，我愿以他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他说：

“我有希望……作为我们而言，我们准备结束冲突并同以色列政府的首脑谈判，无论他可能是谁和他的过去怎样……。我重申我坚定地致力于实现一个公正和全面的和平——勇敢者的和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的发言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巴西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丰塞卡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高兴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墨西哥对于这

一重要机构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贡献。贵国代表团在安理会内的积极和创新性存在符合墨西哥得到高度赞扬的外交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的最佳传统。

这的确是一场及时和必要的公开辩论。中东的持续危机不能仅被认为是一个区域问题。它关系到整个国际社会。现在是关键时刻。这里是联合国的适当场所，以表达其对冲突所造成的死亡的深切遗憾，重申其希望能够重振和平进程和为达此目的提出具体提议。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现在定期得到有关中东局势的通报并且它同意就此紧迫问题举行定期协商。我们希望更为密切地监测可以促进提出建设性和有想象力的提议，充分解决分歧，为中东所有人民的和平与和解带来新的前景。

当我上次于 12 月在安理会发言时，我正是强调了我们希望今后安全理事会将能够充分履行其对该问题的职责。近年来，各成员国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失望，因为安理会似乎不愿意——或至少是不情愿——充分履行其对世界上所面临的最为紧迫和最具致命性的冲突之一的职责。我们完全同意科菲·安南秘书长在通报中所说的话，即

“安全理事会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必须同有关各方以协调的方式努力，公正、持久和全面地和平解决冲突”。

发生危机时需加强安全理事会的作用。

我们都梦想这样一天的到来，暴力循环终于在中东结束，该区域各国人民将能够将其精力用于充分实现他们的命运，给全体人民带来社会正义和机会。

在过去数月内，震惊的世界在注视着可怕邪恶的恐怖主义行径和不服责任的报复行动的循环所带来的后果。双方死亡和受伤的多数为平民，其人数每天都在增长。经济前景令人绝望。大多数人民被剥夺基本需求。能够促进人民福祉的能力已经丧失，投资已

经终止。各方之间充满了完全的不信任气氛，这阻碍着他们向和平迈出大胆的步伐。

当然联合国可以为改变这一令人遗憾的局面作出贡献。就其而言，安全理事会有发挥其作用的充分合法性，并拥有正确的手段。

我们谨建议，秘书长和秘书处成员就有关中东演变局势的定期通报应尽可能在公开会议上作出，当然不要有损于安理会在摄象镜头下的讨论。

目前安全理事会到底能够具体地做些什么呢？它如何能够有助于拯救和平进程和恢复长期持久解决的希望？它当然可以做许多工作。首先安理会能够明确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转达我们对他们没有能够履行他们的承诺所感到的集体失望。必须维持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可能性的信念。安理会必须对双方施加正确程度的压力。我们还鼓励建立监测机制，帮助各方执行米切尔报告中的各项建议，这些建议已得到接受，但一点也都没有得到执行。

我们对于所有暴力行动，特别是恐怖主义攻击和继续伤及以色列平民的自杀性爆炸表示强烈惋惜。

同样，我们也对以色列军队针对平民目标滥用武力深表遗憾，这包括对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基础设施进行蓄意破坏。

我们呼吁取消窒息巴勒斯坦经济的各种关闭措施。

不对各方再次回到谈判桌前设置任何人为的先决条件。和平进程的恢复不能被极端行为所牵制。

我们对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受到的事实上的软禁表示遗憾。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是全球和平的不可缺少的一方，因此有必要在使它实现其政治和安全承诺条件下得到充分保留。

我们认为阿拉法特主席在行动上的完全自由会使双方立即和全面开始实施米切尔委员会建议和 Tenet 谅解，以便实现持久停火。

必须集中恢复有意义对话的政治意志，这种对话旨在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以及双方之间达成的谅解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

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联合国议程上的问题，巴西一贯倡导和平解决中东冲突。

就象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总统去年在大会指出的，

“正象他支持建立以色列国家那样，巴西今天呼吁为建立一个民主、统一和经济上独立生存的巴勒斯坦国家采取具体措施。如果中东想在和平环境下重建其未来的话，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和对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自由和安全国家的存在的尊重必不可少。这是联合国欠的一笔道义债务。这项任务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A/56/PV.44，第 6 页）

我们欢迎有利于和平谈判和对科菲·安南秘书长呼吁寻求新思维和富有想象力的思想作出反应的所有建议。

在此方面，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王储最近提出了具体建议，他回应了那些所有渴望和平的人的情绪。

安全理事会必须考虑它如何对充分探讨这些想法作出贡献。

巴西随时准备以任何可能方式参与该项努力，以协助实现中东所有人的政治自由、和平、稳定和繁荣的目标。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巴西代表对我所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摩洛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厅议席就坐并发言。

本努纳先生（摩洛哥）（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首先向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表达我们的感

谢；感谢你对阿拉伯国家集团请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作出的迅速反应，以讨论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悲剧性局势。

我还要向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表示我们最热烈的祝贺。我们相信你的技能和智慧将使你富有能力的主持安理会就这一对国际安全具有严重和重要意义事项进行的辩论。

我们也感谢你的前任在上个月所作的努力。本着同样精神，我要向安全理事会决定至少每月讨论一次与中东问题有关的最新发展表示赞赏。然而，事件说明，考虑到巴勒斯坦局势的恶化和该地区和平努力遭受的挫折，安理会每天讨论该问题也不为过。

安全理事会是在特殊和异乎寻常情形下召集今天会议的；其原因是以色列正持续并强化入侵及做法所导致的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局势的严重恶化和面临的严峻威胁。

我国代表团谴责以色列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继续开展的军事行动和有系统的升级；它采用集体惩罚手法、摧毁巴勒斯坦国家权力机构的官方建筑及其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它推行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象征为目标的暗杀政策和在经济和军事上封锁巴勒斯坦村镇。这些做法公然违背了国际决议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以及有关国际文书，包括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

主席先生，你和安理会都十分清楚这种做法导致巴勒斯坦人民一方的巨大和压抑的绝望感情和沮丧，同时造成和平进程的动摇、占领的持续和以色列对国际合法性的忽视。

摩洛哥对国际结束该地区冲突的努力作出了贡献。它拒绝以色列破坏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排斥其合法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的所有企图。我们强调指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能够发挥和平伙伴作用以实现该地区公正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合法和唯一的权力机构。任何有损于其权力机构的企图都对该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以色列现政府的政策将使局势恶化并导致暴力环循的持续和更多的受害者。它还将对该地区稳定与和平及和平进程的未来造成威胁。以色列仅仅以安全为由对这场危机的处理只会使暴力行为升级。

这场冲突不会通过使用武力或强化安全和强制措施获得解决。只有通过为使该进程取得成功而真诚大胆地立即和无条件恢复谈判，才能取得这一成就。

毫无疑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是中东危机和整个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关注目前时局和事态发展的人都会清楚地认识到，以色列政府的意图就是长期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我国代表团认为，无论占领者多么强大，占领都没有任何前途。我们还认为，公正和平等的和平才是该区域稳定与安全的基础。

摩洛哥仍然相信，选择和平和坚持在国际合法性基础上走谈判道路仍是中东摆脱暴力和反暴力漩涡的唯一途径。在这方面，摩洛哥欢迎最近宣布的旨在使该区域摆脱暴力逻辑和恢复谈判的各项倡议，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提出的倡议，该倡议已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并得到国际社会热切的鼓励。

一个月前，圣城委员会在穆罕默德六世陛下主持下在马拉喀什召开了会议。陛下吁请国际社会所有成员以必要的认识 and 责任感集中处理这一爆炸性局势。中东发生的事件对国际和平与稳定具有直接的影响。他进一步指出，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与和平进程共同发起者必须紧迫地立即进行果断干预，以便拯救整个区域乃至全世界，使之免遭一场可以避免的悲剧；国际社会必须迫使以色列遵守各项国际合法性决定。

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要求安全理事会恢复那些理应享有权利者的权利，并在该区域承担起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要求立即停止以色列的侵略，并派遣国际观察员给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国际保护，根据各项国际决议和公约监督建立安全。安理会应该敦促以色列执行米切尔和特尼特建议，以期创造恢复和平进程所需的客观环境。

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不到一个星期前曾对安全理事会说：

“减少暴力是最紧迫的优先。……在处理这个问题同时还必须处理各种关键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和经济社会问题，包括巴勒斯坦人日趋危急和绝望的处境。

“不同时处理这些问题只会孳生新的和也许更加致命的相互施暴……双方都必须厉行最大克制，对攻击平民尤应如此。”（S/PV.4474，第3页）

尽管在制止该区域暴力方面出现困难局面，但摩洛哥王国仍希望可以取得这一成就。摩洛哥王国坚定地认为，和平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和平的基础应该是根据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以色列撤出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建立以圣城为其首都的巴勒斯坦国、把戈兰高地归还叙利亚并把其余被占领土归还黎巴嫩。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摩洛哥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基斯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艾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又同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重新回到这个会议厅来讨论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主席先生，我们也同其他人一样很高兴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次重要会议。

不断恶化的巴勒斯坦局势现在有可能一笔勾销过去二十年为实现中东和平与稳定所做的一切努力。随着和平进程受到破坏，暴力不断升级而失控，局势在巴勒斯坦危机历史上从未象现在这样脆弱，或这样需要做出更加至关重要的回应。

我们在本会议厅里辩论巴勒斯坦问题已有半个多世纪。这是两个未解决的争端之一——另一个是克什米尔问题——涉及人民的命运及其不可剥夺的自

决权，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有着严重的影响，这些年来一直被列入安全理事会的议程。在这两个问题上，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规定了其解决的框架，不幸的是，有关这两个问题的决议都被放在安理会的书架上，未获执行。

安全理事会有关巴勒斯坦的决议呼吁在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的基础上实现中东和平。然而，由于没有执行这些决议，也无法实现和平。暴力循环继续失去控制。巴勒斯坦人民同处于相同情况的其他人民一样继续被剥夺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在我们等待本机构采取行动和执行其自己的决议时，局势继续恶化，希望的火花已化为绝望的灰烬。秘书长最为恰当地指出：“我们正在接近深渊的边缘”。

我们同意秘书长关于局势不妙的说法，但还不是不可逆转的，还有希望的余地。我们也同意他关于目前局势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意见。秘书长也现实地表达了联合国成员想要结束这一不幸局面的集体愿望，他欢迎在局势恶化时看来正在流通的他所谓的“新思想和富有创造性的想法”。这一新思想，如果加以认真贯彻，将是中东和平前景的良好征兆。每次挑战都带来了机会，事实上，需要对不同寻常的挑战作出不同寻常的回答。现在应当结束这一冲突和痛苦的不幸的篇章，在正义与平等的基础上打开和平与共处的新的一页。在发展新方法时，我们不需要远离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它们规定了该区域和平的根本基础。

暴力只会导致暴力。暴力不解决问题。我们迫切需要注意目前日益恶化的局势。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果断地防止局势的恶化。如不立即停止所有暴力、挑衅和破坏的行动，中东和平的前景将依然是黯淡的。需要恢复和平进程，不回到2000年9月以前的局势就不可能这样做。任何种类和规模的暴力都是令人遗憾的，必须停止。需要执行米切尔报告的建议。需要创造更好的环境，以确保所有平民的安全。国际社会，特别是和平进程的保障者，必须施加影响和提

供斡旋，确保充分遵守和平协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我们都知道不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就不可能实现持久的中东和平。并且我们也知道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特别是自决权，以及占领军撤出被占领土和拆除所有非法定居点，是和平解决的要素。我们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和平进程的保障者，这样去做。我们也呼吁安全理事会履行其《宪章》义务，采取紧急步骤保障区域的和平与安全。

国际社会必须鼓励和协助有意义的对话，以便打破长期以来把整个中东区域扣为人质的僵局。联合国一向捍卫人民争取自决的合法斗争，现在必须这样做。它有责任带头在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基础上调解和平。这是本组织能够做得到的起码的事，以便不辜负它最近同秘书长共同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该奖承认了《宪章》授予联合国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使命。

目前的挑战向我们提供了悬崖勒马的机会。现在要进行有目的的对话，以结束暴力和冲突的遗产。绝不能因为阻挠和妨碍议事而失去这次机会。国际社会现在应当让本安理会履行其《宪章》规定的道德和法律义务。承担维护国际和平责任的人现在必须恢复谈判进程和中东持久和平的希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孟加拉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我们赞扬你目前对安理会的领导。我们也赞扬毛里求斯 1 月份的领导。

作为我们开会的背景的中东事态发展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悲剧。两个跨过巨大的社会历史距离而联系在一起民族正陷于一场似乎无法控制的血腥冲突中，而全世界则无能为力地旁观。安理会是为了处理威胁区域和全球安全问题而创建的。当今很少有其他问题应该得到它更多的注意。先生，通过今天在你的指导下举行会议，安理会正在履行一项道义和道德义务。

使这个局势更加可悲的是，对于最终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存在着比以往更广泛的一致看法。它包括建立一个称为巴勒斯坦的单独的独立国家。因此，目标可以清楚地看到。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暴力和恐怖不是能够促进实现这种设想的工具。对各项日内瓦公约的粗暴和系统违反也不会促进其实现。必须抛弃这些方法。为使当事方能够走上通往和平的道路，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

为了继续走和平的道路，必须清除各种障碍。占领继续是关键性障碍。一旦消除了这个冲突的根源，将会极大地促进通往和平的进程。与此同时必须减少暴力并加强有关各方的安全感。必须同时在各个相关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建立定居点的做法已证明显然是非常有害的。必须立即停止。必须结束过度和无分寸的使用武力的做法。在这些方面采取的行动必然会产生积极反应。象秘书长所确定的那样，特尼特协定和米切尔建议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有关各方之间的其他国际协定也提供了可能的途径。当然，这些必须以安理会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以期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我们对沙特领导人似乎正在提出的新思想特别感到鼓舞。阿卜杜拉王储由于提出了一些新想法而应该得到高度的赞扬。这些想法应该得到补充和注意。我们感到鼓舞的是，现在确实这样做。

将需要确定一个适当的论坛以审议这些倡议。我国代表团去年 12 月曾在大会中建议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之间进行持续的谈判，并由联合国所有机构的主席——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秘书长——参与，直到取得某种结果为止。这将包括整个联合国系统，使它能够全面地处理这个问题。这可能是取得进展的唯一办法。

这将包括为在这个产生过三大宗教，即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区域中实现和平作出联合一致的认真努力。这几个宗教的共同点是要求其信徒力行

和平之道。这些宗教的信仰者有义务对这种和谐的信息作出反应。如果作出大规模的努力可能确实会导致实现以下理想：穆斯林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可以开始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幸福地相邻并存——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曾经是为人类带来希望的土地。孟加拉国认为，如果能够表现出必要的政治勇气，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罗德里格斯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先生，让我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在本月出色的指导了安理会的工作。使我们感到特别满意的是，你代表着一个与古巴有深刻的友谊和兄弟关系的国家。

举行这个会议是有充分理由的。在过去几天中，该区域中的暴力升级达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以色列部队再次对加沙地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口采取行动。

最近通过从战舰、飞机、直升机和坦克上发射火箭而进行的袭击造成几十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很多人受伤。以色列部队的袭击目前是针对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总部服务的设施。他们在拉马拉围困了阿拉法特主席，并用坦克包围他，造成了一种完全不能接受的局势，等于是对他实行软禁。这种行动必须立即停止。

由于以色列最近发动的袭击而造成联合国雇员受伤。联合国的或与本组织有直接联系的办公室或设施，包括学校遭到破坏。

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安理会继续明显地回避其责任。它消极地注视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直接影响的这种局势。这个机构甚至未能建立一支保护部队，或能够保护无辜巴勒斯坦人口、确保实现停火和监测当地局势的另外某种类似的不偏不倚的机制。

我们在去年 12 月 14 日都看到的美国对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项决议草案行使的第 24 次否决权，它再次使安全理事会无法履行《宪章》交给它的职能。

安理会在巴勒斯坦局势问题上的瘫痪状态是很明显的，这不仅表现在它未能通过紧急需要的决议，而且表现在它未能采取行动使各方遵守它已经通过的各项决议。

只有以色列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所有决议，包括本机构的第 242（1967）和第 338（1973）号决议，并遵守它根据《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所承担的各项义务，才能实现持久和公正的和平。

美国必须立即停止在财务上支持以色列的交战目标和向以色列提供军事用品，这些表明它的同谋作用的军事用品中包括针对平民使用的飞机、直升机和导弹。它还必须谴责以色列的国家恐怖主义，如果它确实希望在任何地点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进行一场全球战争的话。

古巴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和占领的英勇斗争是合法的，我们深刻的支持他们的抵抗运动和在起义中所表达的不畏强暴精神。

同时，古巴谴责对因其政府的政策所促成的暴力升级而无辜受害的以色列平民进行炸弹自杀攻击和其他攻击。我们还反对利用这些孤立的行动来对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合法自卫权提出质疑并为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的有选择的大规模行动进行辩护。

我们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履行其责任，不拖延地采取行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鉴于时间已晚，并征得他们同意，我将在下一位发言者发言后宣布会议暂停，下一位发言者是加拿大代表。我们将在明天 2 月 27 日下午 6 时续会。

现在我请加拿大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海因贝克尔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也要同其他人一起祝贺你掌握安理会的时间的方式，包括在今晚。

（以法语发言）

我要借此机会在这次必要而及时的辩论中发言。我们赞扬秘书长几天前在安理厅上所讲的强有力的意见。中东局势悲惨地恶化，特别是冲突双方平民受害者人数的增加，加深了我们对现状的不安和义愤。我们不能让这种惰性无限期地地发展下去。我们必须帮助双方找到摆脱暴力恶性循环的决心。

(以英语发言)

在这种困境中，采取单方面措施加强安全，结果只能破坏安全。必须制止冲突双方死亡和破坏不断增加的情况。

加拿大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安全、福利与权利，特别是以色列在安全与公认的边界内与邻国和平相处的权利。加拿大也承认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希望有一个与邻国和平相处的可行、独立国家的正当愿望。过去 17 个月已彻底证明，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都不能在安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生活，除非双方都能这样做。我们坚信，只有在谈判桌上才能实现双方的持久安全。

加拿大敦促双方结束暴力，重新启动政治进程，但这迫切需要新精力、新努力。我们欢迎沙特阿拉伯近日提出的新意见，它们可能带来在第 242 (1967) 号和 338 (1973) 号重要决议的基础上找到解决办法。一切认真的建议都是欢迎的，都值得彻底考虑。

与此同时，结束暴力仍然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一段时间来，米切尔建议和特尼特建议已提供了这样做的办法。如果要实现和平，如果要不让先前和平缔造者们来之不易的成果被付之东流，就需要所有各方面都拿出勇气，做出妥协。让各方千方百计结束暴力，恢复谈判，让我们大家在这里决心个别和集体地行使我们的影响力，帮助双方走向通往和平的道路。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 会议现在暂停，明天 2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6 时续会。

下午 9 时 15 分会议暂停